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3n1444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

唐 義淨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4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一

大唐三藏義淨奉　制譯

總攝頌曰：

舍利子出家、　并外道二人、
及驅烏少兒、　阿羅漢病女。

別攝頌曰：

舍利子出家，　許受近圓法；
調伏謂小軍，　外道并五種。

爾時有占波國王，名曰央伽，復有隣國摩揭陀王，號大蓮華，兩境相接，並皆人民熾盛、豐樂安隱、兵馬精強，互相攻伐一得一失，已歷多年。後於異時，其央伽王以國充人實，追計舊怨，即繕甲治兵、盛興軍旅，誡期誓眾，共來誅滅。于時邊人先覺，馳使報王，其王既聞，出師禦捍，交兵對戰。蓮華敗績，收軍入城，閉關固拒。時央伽王志在平剋，遣使報曰：「若也出降為善；如其不者，終不相容。假使騰空，飛羅掩取；設令入水，沈網牽來；乃至登山竄林，亦無逃路。」其蓮華王聞已大懼，即告群臣曰：「今央伽兵盛，嚴使又來，國難既深，何方免釋？」諸臣答王，說伽他曰：

「有王便有國，　無王國不存；
國破可還興，　命殞終難續。
國命兩相違，　人應善護命；
國破還成立，　命斷更難期。」

時諸臣等勸王出降，王從其義，便自鎖頸，詣央伽處，相與立盟，永供輸稅。其事既畢，遂即放還。

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，觀察世界有五事具處，將欲下生。時六欲諸天，辦所應辦，於迦維羅衛國閱頭檀家，三淨摩耶夫人胎中，乃令獲大吉夢，見菩薩作白象形，降神母胎。當此之時，大地震動，光明晃耀，映奪金色，周遍世界，過日月輪，乃至上極三十三天，朗然洞徹，一切幽暗，無不皆除。設使日月威光先所遺漏，不自分辯長處晦冥，一遇神光，普皆相見。然聖人示相，非世間所知。于時有四大國王：第一王舍城，有大蓮華王；第二室羅伐城，有摩羅大王；第三鄔舍尼城，奢多彌大王；第四驕奢彌城，阿難多泥彌大王。此之四王，當菩薩降生之日，各於內宮俱誕太子。其大蓮華王，以誕子遇光，便謂子瑞，作是念言：「我子威德，如日出時。

我子威光，能照世界。」以其光影殊勝，用表休祥，因遂名為影勝太子。
時摩羅大王亦同彼王，以彼光明而為子瑞，便作是言：「我今此子初生，休徵殊勝，光明遍滿，國界清夷，宜可表德立名。」因遂名為勝軍太子。
時奢多彌王亦同彼王，將為子瑞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子有德，出現光明，宜可立名，表彰休祥。」因遂名為出光太子。
時阿難多泥彌王亦同彼王，以為子瑞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子誕生，如日初出，揚光破暗，光輝轉昇，用表嘉祥。」因遂名為日初太子。
爾時四國王等各各為子標瑞立名，咸悉不知並是釋迦菩薩大威神力之所顯現。然諸王子並久積勝因，有大願力，各將眷屬，隨聖來生。所以影勝應期，亦是異人間出，遂使初生之日，五百大臣皆生一子，隨其族姓而為立名。其影勝太子，置八乳母而保養之。日就月將，如蓮華出水，其所習學，經書技藝、曆數算計，及一切剎利灌頂王法，無所不解，更復留心工巧之處，及調象馭馬、乘車等法，彎弓走箭、搭索之方，擊劍治瘡，眾術皆盡；四種明處，貫練無遺。并五百大臣之子，亦悉通達。
後於異時，太子監國，因於暇日，乘象遊行，乃見人間徵斂賦稅。便問從者：「此輩何故有所徵求？」答曰：「彼是隣國央伽王使，遠來收索。」太子問曰：「我國何故輸稅與他？」答曰：「久來若此。」是時太子即召使人問曰：「彼國是剎利灌頂王，我國亦是剎利灌頂王，統化不同，人民各異。何緣越國踰限，就此徵求？宜可即還，從茲永絕。」其使聞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今此太子，稟性剛獷，意欲違盟，令我空返。我等今者可就大蓮華而為徵索。」既見王已，還勅依舊徵收。太子却歸，還逢此使如前徵索不止，太子告曰：「我已發遣，何得尚留？即還為善，若不去者必加嚴罰。」諸人懷懼，相率俱還，至國具奏王知：「其影勝太子，為人獷暴，違盟負信，不受徵科，幸願大王早為先策。如其不爾，恐招後患。」時王即以伽他答使臣曰：

「樹木在萌芽，　爪甲便能斷；
扶踈大連抱，　斤斧莫能摧。」

爾時央伽王大怒，便發使致書大蓮華王曰：「影勝逆命，繫頸送來。若不然者，我當自往就彼屠戮。宜知朕意。」蓮華聞已，君臣恐懼，唯憂亡國。便召影勝，責其違拒，并遣與書。影勝白言：「彼是剎利灌頂王，我國亦是剎利灌頂王，境界各殊，何緣供稅？唯願大王與我四兵，自共對決。」時蓮華王即自思忖，知其影勝堪

謀大事，遂乃復書央伽王曰：「辱書賜追影勝，仍令繫頸馳送將來。但我此子，欲令紹繼先王，嚴告雖加，未敢從命。大王必欲雄力掩覆、猛氣相陵，橫野列兵，唯知待罪。」央伽披奏，忿怒非常，便勅合國徵兵，鍊磨器械：「我將親往，破滅蓮華，誅斬影勝。」遂興萬眾千軍，兵馬騰躍，旌旗蔽地，鍾鼓聒天，直入摩揭陀國。時蓮華大怖，即召影勝，付授四兵。于時太子既受王教，率大臣子，而宣令曰：「央伽與國宿讎，我今報復，寇賊入境，佇濟嘉謀。汝等世積功勳，受國恩寵，何方助我，破賊安人？」答曰：「某等雖無計略，敢竭股肱侍從太子。」爾時影勝說伽他曰：

「治國養黎人，　應當善守護；
為他所侵奪，　萬姓失歸依。」

是時太子告諸人曰：「汝等同心共力衛護於我。」作是語已，號令三軍，兵馬咸發。時大蓮華王登高樓上，與諸侍衛前後圍遶觀望軍眾，謂諸臣曰：「此是誰兵？」答曰：「此是影勝太子兵。」王曰：「汝等應知，兵眾甚大。宜可號為兵眾影勝。」其中或稱此是大梯影勝，如是種種歎美太子威德盛相。

爾時太子告諸人曰：「吾聞善戰者，不勞軍陣。今央伽王有大兵馬，其數甚多，不可爭鋒，致傷我眾。權謀祕決，擒獲為先。」即募驍雄，伺其無備，遂殺央伽。三軍六師，一時退散，爰整兵士，逐北前臨。彼國之人，不知王死，安城固守。時影勝太子即令鎗彼王頭，示於城內，仍宣令曰：「此是汝國央伽王頭，汝等可急開門。若不爾者，同時喪命。」眾聞大怖，即為開門，諸有大臣繫頸歸款，所有百姓無不順伏。是時影勝太子既入城已，遣使聞奏，還白父王：「幸承大王威嚴、臣人盡力，央伽逆命，今已斬除，合境無虞，遠安邇肅。」蓮華聞已，慶悅無量，即以種種衣服瓔珞嚴身之具，及七寶蓋送與影勝。即便令彼占波為王，以代央伽。其國百姓，因共號為影勝大王。後時聖德神功，通被幽顯，人民豐樂，寇賊屏除，威德嘉聲，流布遐邇。

後於異時，蓮華王崩，摩揭陀國諸群臣等告哀請還，統治本國。是時影勝即以占波國事付彼舊臣，嚴駕星馳，赴哀歸國。服制既畢，紹繼父王，以法化人，風調雨順，百穀豐熟，兆庶又安。立德轉高，隣國慕化，無諸怨賊。

爾時中方有一婆羅門子，欲學法術，遍行諸處，漸至南方。其南天竺，有大婆羅門名曰地師，善明四論，世號大師。即便詣彼師所，頂禮其足，叉手白言：「我於師所，為弟子禮。」彼即問曰：「欲何所學？」答曰：「我今學四明大論。」師曰：「任隨所學。」即

便學諸事法。婆羅門法，每月三日，諸事皆悉不作，或時洗浴、或入城市、或火中燒木。既到是日，諸婆羅門子，共往取木欲燒，隨路而去。便即相問種姓生處，犢子等四姓，隨一而說。復相問言：「汝是何方？」一即說言：「我是東方。」或有說言：「我是南方。」或有說言：「我是西方。」或有說言：「我是北方。」復作是言：「彼諸國土，我悉見聞。」即伽他曰：

「智慧出東方，　兩舌在西國，
敬順生南國，　惡口居北方。」

婆羅門子等作如是言：「諸處悉知，不知中國如何？」諸弟子等諮其師曰：「鄔波馱耶！我今欲往中國見彼國土，復欲於彼水中洗浴，承事參禮彼方諸師。彼國論師，我欲伏之，我等名稱，必遠知聞，多獲珍財，而為利益。」彼婆羅門，於弟子處甚生愛念，所有衣物分給弟子，資緣既辦，共往中國。隨路而行，或有諸餘智人來者，與其言論悉皆得勝，或有得服、以瓶盛灰打其頭上；或有諸人，來學騎術弓箭戰具，咸悉教之；或有諸人，以香花等幢幡寶蓋，而來迎之。復有無量諸人皆悉來至，而師事之。漸漸遊行所經諸國，城邑村落悉皆得勝，方至中國。時婆羅門作是念曰：「我聞諸有智人並在王門。我等今日亦應往彼，而當伏之，猶如何等？譬如大樹根及枝葉，我所經諸處論議得勝者，猶如枝葉，若於王邊而得勝者，猶如罰根，我今宜往王所。」即便往去。既至其所，呪願王曰：「長壽無諸災障。」立住一面，而白王言：「我於師所，承得少多學問，願欲與王國內諸師共為談論。」王即告曰：「任自隨意。」王又告諸臣曰：「我此國中，有如是婆羅門，能與彼人論議不？」諸臣答曰：「有那羅村中婆羅門，解四明論，智慧如火。彼自造論，題名摩吒羅。」王曰：「喚彼鄔波馱耶來。」大臣依命請至王所，同前呪願。王即告曰：「汝能與彼婆羅門，於我前論議不？」彼答曰：「承王威命，盡其力能，敢為酬對。」當即依法作曼荼羅，兩邊施座。王即勅曰：「誰當先與？」大臣答曰：「客婆羅門名曰地師，可令先首。」彼既先與，誦五百頌已便住默然。時摩吒羅覆誦其頌，出多過失，即便告言：「其誦言義甚不相當，不合道理。」地師聞已，便即默然，無所言說。論議之法，默然不答便是墮負。王告臣曰：「誰為得勝？誰是不如？」大臣答言：「摩吒囉論議得勝。」其王心悅，作如是言：「我國界內，亦有如是聰明大智慧人。」王問：「鄔波馱耶住何聚落？」答曰：「那羅村。」王即賞賜：「那羅村，任汝受用。」

世人常法，悉欲求樂。有諸婆羅門女，比求夫婿，竟未能得。時摩吒羅便於自類取妻，共住歡娛。不久乃生一子，廣為設會。其子體長，便與立字名為長體。以種種供給養育，漸漸長大，教其藝業，所謂算計手印、婆羅門行、洗淨取灰取土、讚歎四薜陀書、祭祀讀誦，施受六種悉得成就。後於異時，復誕一女，其女眼目如鸚鵡鳥。諸親會集，建立名字，號為鸚鵡。其女養育，漸長成已，父教文字論義之法。後於異時，共兄論義，互相擊難。妹得勝時，父告子言：「汝是男子，被女論勝。我若無後，所有受用，必輸失他。」

於後有南天竺國，有婆羅門童子名曰底沙，善明無後世論。為求法故，從南方來至摩吒羅所，禮其足已，白言：「大師！我欲於鄔波馱耶處學問。」問曰：「欲學何藝？」白言：「欲學無後世論。」報曰：「任汝所作。」既受法已，若放學時，論說之事，如前廣說。其童子底沙後在王前共師論，各立兩宗。此摩吒羅最為年尊，可應先舉。其摩吒囉便作是念：「彼婆羅門子，新學論成，恐難不得，今應捉彼錯處。」作是念已，時摩吒囉即先舉出長五百頌。彼婆羅門子復頌答已，便捉過失：「此是非言，此言非類，此說不可。」彼遂默然而住。凡論難不如，無言答者，是為墮負。于時國王問大臣曰：「此誰得勝？」臣白王曰：「底沙婆羅門為勝。」時王告言：「勝者賜其村邑。」時諸大臣前白王言：「若來論難得勝，即賜村邑，其摩揭陀國不久總盡。應取摩吒囉村，與彼受用。」時王告言：「如是。」即奪摩吒囉受用所封，與彼底沙。其摩吒囉即命妻曰：「賢首！宜速裝束，往詣餘方。」其妻問曰：「何故？」時夫答言：「我久承事國王，今論難之時不護於我，奪我村邑。」其妻裝束欲去。時諸親族既聞此事，即來問曰：「鄔波馱耶！何故裝束？」答言：「我久承事國王，論難之時不護於我，是故餘去。」親族報言：「此住甚好，於親族中，請住於此。」彼即頌曰：

「本國被人欺，　外國住最勝；
不被欺之處，　是本國親族。」

時底沙婆羅門聞已，報言：「鄔波馱耶！我是客人，暫住即去；其邑受用，還當相與。」時摩吒囉，雖蒙恩惠亦不肯住。底沙又言：「且宜住此，分取半邑，我亦取半。」報曰：「善哉！」摩吒囉即命妻曰：「賢首！我久承事國王，不護於我，今底沙極大恩造，與我半邑。我以此女，與彼為妻。」妻曰：「待長子俱瑟恥羅。」其父即命子曰：「我久事王，於論難時不能護我。此底沙婆羅門，有

大恩惠，分半邑與我。今嫁舍利，與彼為妻。」子白父言：「此之底沙，是父怨讎，奪邑將去，豈合為親？」父便報曰：「汝是愚癡，無所識知。」父母正意，子不敢違，即依禮法，嫁女與彼底沙。

時俱瑟恥羅便作是念：「我今被欺，但由少學寡聞。然此底沙婆羅門，為解無後世論，今時得勝，我亦應學。」作是念已即問：「諸人何處方國明解無後世論？」有人報曰：「南方最善。」彼即漸次而行，至南天竺，遍問國內：「誰明無後世論？」有人報曰：「某甲梵志。」彼既聞已，即詣梵志處，白言：「尊者，我欲事仁為師，願哀納受。」彼師即問言：「欲求何事？」答曰：「欲學無後世論。」梵志報言：「我不教授俗人居士。」彼即答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我今出家。」梵志即與出家，便自要期：「我若不解此論者，終不剪爪。」爪既漸長，時人皆號長爪梵志。

于時舍利與底沙婆羅門，歡娛欲樂。時有淨天，久種善根，當受最後身，不樂生死，專求涅槃，不求後有。持最後身，從淨天沒，便於舍利腹中受胎。當受胎時，其母夢有人持炬入己腹中；復登大山、騰在虛空；又見大眾而禮己身。是時舍利於夢覺已，即向夫說如是等夢。其底沙婆羅門，雖解夢書，不閑此事。即往明解夢書婆羅門處，說言：「我妻昨夜作如是夢。」彼即答言：「其夢甚善。」婆羅門記曰：「當生善子，年至十四，即能善誦天帝等論。復於一切論難問答，得為最勝。所言登大山、騰虛空、眾禮等者，當得出家。有大威德，成就大戒，天人所敬。」作是記已，後於異時，底沙婆羅門而與舍利論難，舍利得勝。時底沙作如是念：「昔時論難，我已得勝。今時不如，此有何緣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此應由胎，是彼威德。」乃於後時，十月滿足，生一男子，形貌端嚴，色相具足，身紫金色、頂圓若蓋、垂手過膝、額廣平正、鼻高修直，廣說如餘。乃至宗親集會，欲與立字，當作何名？父曰：「此兒宜可將詣外翁，當與立字。」既至翁處，白言：「大翁！此子當立何字？」其翁告曰：「既是底沙之子，宜可名為鄔波底沙。」使將兒還，底沙問曰：「子立何名？」報曰：「名為鄔波底沙。」于時底沙便作是念：「此子既與父族為名，我今更與母族為字，名舍利子。」時人或云「舍利子」或云「鄔波底沙」。即以孩兒，付八乳母。時母養育，以上乳酪，及以醍醐，而供給之，速得長成，如蓮出水。既漸長大，令修學業，世間技藝悉皆通達，四薜陀論總蘊在懷。至年十六，善解帝釋聲明，能伏他論。後於異時，遂於父前誦薜陀等論，子白父言：「向所誦者，是何義趣？」父曰：「我今不知。」答曰：「此所誦者，是古昔仙人所作讚誦。時人雖不知義，

仙人讚頌非無義理。」其舍利子，學既勝於諸人，其父先有五百弟子悉歸舍利子。爾時舍利子教諸弟子，所有明論，無不周悉。
爾時林圍聚落，有一大臣名曰形影，於此而住，大富多財，受用豐足。娶妻雖久，了無子息，常希男子，在處祈求，所有山林樹神，無不祈請，如是廣說。時有最後生人，從天沒已，來託母腹，廣說如上。既誕子已，廣設親會，欲立名字，諸人報言：「既是天抱將來，可名天抱，亦名目乾連。」時彼長者即以孩兒，付八乳母，養育長成，如蓮出水，乃至廣說，六種法事，四薜陀論，悉皆通達。時彼天抱教五百弟子，學罷之時，五百弟子誦讚入城。其鄔波底沙諸弟子等，亦誦讚入城。爾時底沙弟子報目連弟子曰：「仁等何故錯誦論文？」彼問：「如何？」復問：「仁等於何處學？」答曰：「我之師主，猶如日月，具一切智。在林圍聚落，有大臣子名目乾連，我於彼學。」鄔波底沙弟子，學問具足，無有畏懼，情懷喜悅，即往親教師邊。師既見來，問曰：「何故喜悅？」答言：「無事。」師即以頌曰：

「所有內情意，　亦應准可知；
以聲色根形，　知隱不可得。」

說是頌已，告弟子曰：「必應有事。」時諸弟子以緣具說，師即報曰：「彼所誦者，是我迴文，並皆不錯。」弟子聞已，默而不喜。爾時目乾連弟子等，往詣師處，悉皆不喜，師見問曰：「何故不樂？」答曰：「無事。」師即報言：「必應有事，何故不說？」是時弟子以緣具說，師言：「彼所誦者，然彼師主聰明智慧，所是長論短論、促文引文，極甚巧妙。」爾時二師互相知聞，欲求相見。時鄔波底沙詣其父所白言：「我欲暫往林圍聚落。」父問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彼有大臣名曰形影，有子名為俱哩多，我欲相見。」父曰：「彼人智慧，可勝於汝。」子報父曰：「智慧不勝，然彼大富多財，眾人歎美。」時鄔波底沙說伽他曰：

「年長是為尊，　多財人亦尊；
若有多聞者，　咸共尊承事。」

父聞子語，而告子曰：「彼若來此，當可教授，不應往就。」時俱哩多詣父白言：「我欲往那刺陀聚落。」父言：「何故？」子白父言：「彼有婆羅門名曰底沙，有子名鄔波底沙，欲往相見。」父告子曰：「彼富於汝。」子言：「不富於我，然彼智慧勝於我故。」時俱哩多說伽他曰：

「年長是為尊，　多聞人亦尊；
若有多財者，　咸共尊承事。」

父告子曰：「彼若來此，應與財物，不應往就。」後於異時，王舍城中有大節會。時王常法，或自往詣、或使太子。王有別緣，不獲自出，即遣太子未生怨去，出城遊戲。于時形影聞太子出遊，便作是念：「影勝王死，未生太子當繼王位，我俱哩多承事為臣。」作是念已，而告子曰：「汝可往彼遊戲之處，安四高座，所為：王座、大臣座、音聲座、婆羅門座。」復告子曰：「汝宜於大臣座上坐。」聞父語已，即詣往坐。是時底沙，亦聞影勝王遣太子出城遊戲，即告子曰：「汝應往彼看四高座，汝將瓶鉢及以錫杖置第三座，汝於第四高座上坐，日出日沒所有論師，非與汝等。」子聞依教，即詣往坐。時諸人等，種種音樂歌詠讚歎，鄔波底沙默然而住。諸人見已，各相謂曰：「此人必應大愚，非愚大智，所以默然。」時諸音樂，悉皆停住。于時俱哩多問鄔波底沙曰：「汝見音樂歌詠人不？」答曰：「我整內觀，不見斯事。」報曰：「不見，耳可不聞？」鄔波底沙以伽他答曰：

「死皮筋作樂，　令眾有歡喜；
無常急若輪，　智者知非樂。」

時俱哩多及以眾人聞說頌已，便即問曰：「汝是鄔波底沙不？」報曰：「大眾當知！我是鄔波底沙。」即問俱哩多曰：「汝見如上音樂等不？」答曰：「不見。」又復報曰：「汝貪內觀，耳可不聞。」時俱哩多以伽他答曰：「一切瓔珞等，莊嚴身受重，作舞動形軀，皆是虛誑攝。歌詠作戲者，譬如號叫聲，此等皆無常，思之有何樂。」
爾時鄔波底沙告言：「汝是俱哩多耶？」眾人答曰：「如是。」鄔波底沙報曰：「我為汝來，共汝出家。」俱哩多答曰：「所為諸祭祀，及祭祀火神，求福修苦行，斯其果報皆在手中。家是大臣之種，我常乘象，何為出家？」爾時鄔波底沙說伽他曰：

「樹若欲倒時，　枝葉不相濟；
死時亦如是，　受用不能救。」

爾時鄔波底沙說伽他已，告曰：「仁來！同共出家。」答曰：「我問父母。」告言：「好去。」如是語時，此俱哩多即至父所，白

言：「願父放我，清信出家，從家出家。」其父告曰：「所為諸祭祀，及祭火神法，求苦修行所得果報，汝今已獲。復是大臣之子、乘象之士，當作大臣，何為出家？」時俱哩多即於父前，說伽他曰：

「寧於林內樹皮衣，　共獸同居食諸果；
不緣國事禁閉縛，　智者不為恐懼事。」

父聞頌已，告曰：「唯汝一子，如初月輪，愛之若此，如前廣說。凡是兒子，皆依父母，志願不移，從汝出家。」既蒙許已，于時同侶咸並到來，時俱哩多即發勝心，策勵身意，往那刺陀村。其鄔波底沙，常樂寂靜，在阿蘭若處，領諸弟子有五百人，令誦梵靜神呪。時俱哩多漸次而行，至那刺陀聚落，問諸人曰：「鄔波底沙今在何處？」村人答曰：「今在阿蘭若處，領五百眾，誦梵靜神呪。」時俱哩多即往阿蘭若處，既相見已，報鄔波底沙曰：「出家之事，今正是時。」鄔波底沙曰：「仁得父命放出家耶？」答曰：「得也。」鄔波底沙語俱哩多曰：「仁今暫住，我亦問父，令我出家不？」俱哩多曰：「仁今去問，何時得來？」答曰：「暫去即來。」鄔波底沙至父母處，白父母曰：「今有啟請，願垂哀愍，我意欲求清淨出家。」父母報曰：「甚為善事，如汝所願任汝出家。」爾時鄔波底沙還至俱哩多處，白言：「俱哩多！父母已聽，來共出家。」又問：「眾人！汝等父母放出家不？」眾人答曰：「已聽。」時俱哩多曰：「我問父母，已淹日月，仁作何計，來去速還？」答曰：「汝家因緣，厚重牢禁，所以來遲。我家累輕，是故來早。非但今日，乃至五百生來，曾已出家。又常發願，願當生處非貴非賤，處中而生。緣此縛輕，所以來速。」時俱哩多告眾人曰：「我宗高貴，今欲出家，豈得隨宜？共往王城，問諸淨梵。」于時六師外道在彼城中，皆悉自謂俱得神通自在無礙。其鄔波底沙、俱哩多等，即問六師脯刺拏曰：「行何法眼？習何教法？復得何果？若持梵行獲何殊勝？」彼師答曰：「我如是見、我如是說：『無與、無愛、無見、無祭祀、無善行、無惡行、無善惡業報異熟果、無今世、無後世、無父、無母、無化生有情；世間無阿羅漢、正行正成就、若見此世後世者，於此自法證明神通，說得圓成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唯受此生，斷後世有，命終即壞。四大共成，假為人身。是命斷時，四大各歸本處，第五空界。諸根即轉，將此死屍，於林間焚燒，既變為灰，骸骨鴿色，即無人也。乃知了已，智者行施及受施者，所是說有之人，悉空妄說，虛叫之言，並皆愚夫。若是智者，了俱斷壞，知無後身。』」

爾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，作如是念：「此師住於非道、行於非智，仁者不應隨彼而學，修行嶮道。」說伽他曰：

「邪解非善說，　情樂下劣法；
善教若如是，　非法當云何？」

說是語已，當知彼是如擊空器，擊已而去。次詣末羯利瞿闍離子處，白言：「仁者行何法眼？習何教法？復得何果？若持梵行獲何殊勝？」答曰：「我如是說，如是見：無因無緣。有情受苦無因無緣，得淨不由因緣，自然得淨無因無緣。有情無智慧、無見，無因無緣有情自然智慧有見。無力、無精進、無丈夫、無世力、無我形、無他形、無我作、無他作。一切有情、一切有命、一切有類，無處無居無觀。決定正道，有情歸依，苦樂覺悟，所謂六道眾生。」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，作如是念：「此師住於非道、乘於邪道，智者遠離，此是嶮道。」如是知已，說伽他曰：

「邪解非善說，　情樂下劣法；
正法若如此，　非法當云何？」

作是語已，如擊空器，知非而去。次往珊逝移毘刺知子處，白言：「仁者行何法眼？習何教法？復得何果？有何殊勝？修何梵行？」答言：「摩納婆！我於此處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：汝應如是，為殺命故，應如是作，及教他作。應以自燒，及命他燒斫截害等。亦如是作，不與應取，於欲應行、妄語應作、酒等應飲。多積人山，利刀應殺、應剉為聚。如是種種殺害，無有罪業，亦無有報。於恒河南岸種種殺生，於北種種設會祭祀，無罪無福。若行布施持戒精進等法，及以四攝，如不作者，得大果報。」爾時俱哩多、鄔波底沙共相謂曰：「此說非理，並是邪教，應當恐怖，智者遠離。」作是語已，說伽他曰：

「邪解非善說，　情樂下劣法；
正法既如是，　非法當云何？」

作是語已，如擊空器，捨之而去。次詣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處，白言：「仁者行何法眼？作何教示？有何殊勝？修何梵行？復得何果？」彼便答曰：「摩納婆！我有如是見、如是說：復有七身。何等為七？所謂地、水、火、風、苦、樂及命，彼皆無作無所作、無化所化、無有損害，積聚安住，猶如木梢更互相持，彼皆不生，無

變易故，至不相害。若福若罪、若以罪福、若苦若樂、若以苦樂，於彼七中，誰是丈夫能相殺害？能殺所殺皆無主宰，不壞世間。命於六身，居竅而住、與六為主，終無損害，於中亦無能相害者，亦無鬪諍。無有悟者，亦無發悟、亦無憶念、無有省者，亦無表者，無表示者，凡有一萬四千六百發趣度門，以為上首。復有五業：三是應作、二是所作，亦有全業亦有半業。六萬四千觀屬，六十中劫，一百三十那刺迦諸根。復有一百三十六病界，四萬九千龍眷屬、四萬九千妙翅鳥、四萬九千尼揵子眷屬、四萬九千外道眷屬。七有名劫、七無名劫、七阿蘇羅世、七毘舍遮世、七天居、七人間、七大池、七小池、七大夢、七百小夢、七大巔坑、七百小巔坑、七大悟、七百小悟，六端嚴生、十增長以大丈夫。此是八萬四千大劫，於中愚夫智者，莫不流轉已而得苦盡，然始解脫。譬如以線纏繫重物，從高擲下，而轉線盡。愚夫智者，亦復如是，經於八萬四千劫中流轉生死，至劫終已而得解脫。於中若沙門婆羅門，能作如是語：『我以此禁戒，勤苦修梵行。未成熟者，令成熟。其成熟者，苦盡獲果。』作此說者，無有是處。然苦樂當住，無有增減，不可得知。我如是說：『了知生死，是實不虛。』」作此說已，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，咸作是念：「然此教師，住於非道，猶如嶮路，智者應當遠離於彼。」作是念已，說伽他曰：

「邪解非善說，　情樂下劣法，
正法既如是，　非法當云何？」

說是頌已，如擊空器等，廣說如前。次詣昵揭爛陀子處，白言：「仁者行何法眼？作何教示？有何殊勝？有何梵行？復得何果？」答曰：「我如是見、我如是說：一切有情所受果報，皆由宿業。過去惡業，今修梵行而得苦盡。今修善業因緣獲果，更不造惡，當得漏盡。漏既盡已，苦業俱盡。苦果既盡，得至邊際。」爾時俱哩多、鄔波底沙聞是語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師說者，亦住非道，猶如險道，智者應離。」說伽他曰：

「邪解非善說，　情樂下劣法，
正法既如是，　非法當云何？」

說是頌已，如擊空器等，廣如前說，便即捨去。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一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二

大唐三藏義淨奉　制譯

此有度舍利目連緣。
爾時有教師名曰珊逝移，即便詣彼，問諸人曰：「此教師何處宴坐？」其教師先在房中，聞是語已便作是念：「我久在此，不聞說此宴坐之語。」時俱哩多等復作是念：「彼人宴坐，我等不應輒令起動，待坐起已，即應相見。」作是念已，便隱屏處。爾時珊逝移從宴坐起，諸根清淨。彼二知已，即便詣彼，白言：「仁者有何法眼？作何教示？有何殊勝？修何梵行？復得何果？」答曰：「我如是見、我如是說：實不妄語、不害眾生、常不生不死、不墮不滅，當生二梵天。」爾時彼二問曰：「所說何義？」答曰：「不妄語者，名為出家；不害生者，與一切法以為根本；常不生不死不墮不滅等處，是為涅槃；生二梵者，諸婆羅門等所修梵行，皆求彼處。」聞是語已，白言：「尊者，願與我等攝受出家、修行梵行。」即俱與彼二人出家。既出家已，四遠皆聞俱哩多等於珊逝移處而得出家。于時珊逝移多獲利養，即作是念：「我昔族望憍陳種姓，今時亦為憍陳種姓。今獲利養，莫不由彼二人福德，非我福故。」作是念已，時珊逝移先有五百弟子，常教論典。即命彼二，各領二百五十弟子，受其教法。時珊逝移便染時患，時鄔波底沙告俱哩多曰：「師今染患，汝求醫藥，為看侍耶？」答曰：「仁有智慧，宜應看侍，我當求藥。」時俱哩多求得諸藥根莖花等，與師噉服，其病轉加。于時教師即便微笑，底沙白言：「大人無緣，必不應笑。師今微笑，有何因緣？」師便告曰：「如汝所言。我向所笑，金洲有王名曰金主，命終欲焚，其妻悲惱亦自焚身。眾生愚癡，由慾所牽，欲情染故，受斯苦惱。」鄔波底沙白言：「何年日月有如是事？」答曰：「某年月日，及以時節。」其二弟子即便錄記。又白師曰：「我所出家，求斷生死。師既獲已，願今教我得斷生死。」師即答言：「我意出家，亦求此事。如汝所請，我不獲得。然十五日褒灑陀時，有諸天眾在於虛空，作如是語：『於釋種中，有童子生，於雪山所有河名曰分路，於彼河側有劫比羅仙人住處，有婆羅門善解天文及能占相。彼記童子當作轉輪聖王，彼若出家當證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名聞十方。』」告弟子曰：「汝等於彼教中出家，修持梵行，不應自恃族種尊高，應修梵行，調伏諸根。汝等於彼，當得妙果，不受生死。」說先語已，而說伽他曰：

「積聚皆消散，　崇高必墮落；

會合終別離，　有命咸歸死。」

爾時教師不久命終，諸弟子等以青黃赤白繒綵纏已，將向林中以禮焚訖。于時金洲有婆羅門名曰金髮，從彼來至王舍城中，到鄔波底沙處。時鄔波底沙問：「汝從何來？」答曰：「從金洲來。」「汝彼曾見希有事不？」答曰：「不見餘事，然金主王命終焚燒，其妻悲念亦自焚身。」便即問曰：「何年日月？」答曰：「某年月日，及以時節。」其鄔波底沙自撿私記，誠如師言。時俱哩多告鄔波底沙曰：「我之教師已證妙法，然師祕法不教我等。師若不證天耳法眼，寧知他方有如是事？」時俱哩多便作是念：「鄔波底沙聰明智慧，於教師處應得妙法，不教於我。」作是念已便即告曰：「共立誓言：『若先證得上妙法者，應相度脫。』」作是誓已，俱遊人間。

爾時菩薩年二十九，欲在王宮受五欲樂。既見生老病死，心生厭離，中夜踰城，往詣林藪。六年苦行，都無所獲，隨意喘息，便飡美味乳酪等食，酥油塗身，以香湯浴，便即往詣軍營聚落，受歡喜、歡喜力二牧牛女十六倍乳糜。菩薩食已，時有黑色龍王，讚言：「善哉！」復有一人名曰常住，授與菩薩吉祥草已，即詣菩提樹下自敷斯草，其草不亂，便即右旋，於此草上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，便即發要期之心：「我若諸漏不盡，終不起于此座。」

爾時菩薩應未證悟，便即降伏三十六萬俱胝惡魔，其魔各有百千鬼神眷屬。爾時菩薩以慈鎧仗降伏魔已，便證無上正等菩提。時有梵天來請世尊，於波羅痆斯三轉法輪。時會聽者，有大臣子五十餘人，既聞法已，並請出家，及受近圓。

爾時世尊復詣聚落，名白氍林。有六十人同為善伴，聞佛說已便得正信。復詣聚落名曰軍住，其聚落主有二女人：一字難陀、二名難陀波羅，聞佛說法，同前正信。復有一池名憂樓頻螺，其處有一大仙名曰迦攝，并諸弟子一千人俱，聞佛說法，咸請出家及受近圓。佛到伽耶頂制底所，有伽耶迦攝，示現三種神變事已，遂令迦攝住圓寂處。後往杖林，令摩揭陀主影勝大王得見真諦。與八萬天眾，及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，至王舍城，住於竹林。

爾時世尊在竹林園羯蘭鐸迦池側。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遊行人間，至王舍城，乃見城中寂靜，便作是念：「有二事因，令彼大城得寂靜住：或為有他怨怖；或緣有大威德沙門婆羅門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行觀星，無他怨怖，面點三畫，漸次遊從。復有無量百千萬人，隨後而去。後於異時，面粧畫已，漸次遊從，隨後無有一人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先遊從，乃有無量百千人眾隨從，今無一人，是事云何？」爾時諸佛常法如餘，佛即作念：「此異學人，一名地師、一

名拘哩多，已於過去諸佛之所，多種善根、久修福業。猶如熱腫，時節若熟，逢緣發破，即得除愈。此人根熟，今正是時。」佛又觀其根器云何得度，復於誰處而得有緣。觀知此人當於具足律儀人所而得發心，世尊即令馬勝苾芻往彼而度。時馬勝苾芻威儀庠序，諸天人眾見者發心。佛告馬勝：「汝可攝受二人。」既受勅已歡喜默然，頂禮佛足，便即往去。爾時馬勝至明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，威儀庠序，顧若牛王。時鄔波底沙梵志出遊，乃見尊者馬勝，威儀具足，與世希奇，歎未曾有。于時鄔波底沙便作是念：「所有城中諸出家者，非與此等，我應問彼：『誰邊出家？所學何法？教師是誰？』」作是念已，便往近路而候尊者。于時尊者從彼而來，鄔波底沙見已，便即問曰：「誰是汝師？所學何法？誰邊出家？」馬勝答言：「我之大師，是釋迦種，沙門喬答摩，今證無上正等菩提。彼是我師，我依於彼，剃除鬚髮而為出家，修行梵行，讀誦教法。」爾時鄔波底沙告言：「具壽！願與我說，令我得聞。」馬勝報曰：「如來教法，甚深微妙，難解難知。我近出家，不能廣說。然我今者不能記文，略說其義。」底沙告曰：「願說其義。」爾時馬勝便以伽他而告之曰：

「諸法從緣起，　如來說是因；
彼法因緣盡，　是大沙門說。」

說是頌已，時鄔波底沙即便離垢，證得法眼，法中之眼。得見法已，心無疑惑，情無畏懼，忽便起立，恭敬合掌，作如是言：「此是我師，此是正法。住此法者，更不墜墮，是無憂處。我從無量曠大劫來，未曾聞此甚深要法。」即告具壽：「大師世尊，今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我之大師，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側。」時鄔波底沙聞是語已，歡喜踊躍，恭敬合掌，右遶三匝，奉辭而去，便即往詣俱哩多處。時俱哩多遙見而來，告鄔波底沙曰：「汝今容貌，異常鮮潔，諸根清淨，為得甘露上妙法耶？」鄔波底沙答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言。」時鄔波底沙具申上事，說伽他曰：

「諸法從緣起，　如來說是因；
彼法因緣盡，　是大沙門說。」

爾時俱哩多聞是法已，告言：「具壽！更為我說。」時鄔波底沙復為重說：

「諸法從緣起，　如來說是因；

彼法因緣盡，　是大沙門說。」

說是法已，時俱哩多便得離垢，證得法眼，法中之眼。既見法已，恭敬合掌，歡喜頂禮，作如是言：「此是正法，若住此者，不墮落處。我從無量俱胝劫來，未聞此法。」時俱哩多告鄔波底沙曰：「大師世尊今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側。」聞是語已，又告鄔波底沙：「今宜共往，於彼出家，修行梵行。」答言：「甚善！」俱哩多曰：「問諸弟子，共許以不？」鄔波底沙報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是名德，眾所知識，應問弟子。」爾時俱哩多告諸弟子曰：「我與鄔波底沙，今欲往詣佛世尊所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。汝等云何？」弟子答曰：「我等所學，皆依師授。今鄔波馱耶隨佛出家，我等亦願隨佛出家。」師告言：「善！今正是時。」爾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，各與二百五十弟子，即出王城，欲往羯蘭鐸迦竹林池所。
爾時具壽馬勝苾芻，去世尊不遠，在一樹下寂然宴坐。鄔波底沙既遙見已，告俱哩多曰：「為當先去禮世尊耶？為先於鄔波馱耶處而為聽法？」俱哩多曰：「應聽法處。」作是語已，俱詣尊者馬勝苾芻處，頭面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如來眾中有一婆羅門，先事月神，世尊為彼婆羅門而說伽他曰：

「若人能了法，　無論老與少，
當須起恭敬，　猶如月初出。」

爾時會中，有一事火婆羅門，世尊復為而說頌曰：

「若人能了法，　無論老與少，
當須起恭敬，　如火能淨穢。」

爾時鄔波底沙與俱哩多等，頂禮尊者馬勝足已，即詣佛所。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眾等前後圍遶，而為說法。世尊遙見俱哩多等，便告諸苾芻曰：「汝等見此二人，大眾圍遶而為上首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我等已見。」世尊復言：「汝等當知，此二人等，於我法中，出家學道，於聲聞中，神通、智慧最為第一。」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，至世尊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與我等，於善法中，出家近圓，成苾芻性，修持梵行。」
爾時世尊命彼二人：「善來苾芻！修行梵行。」佛既語已，時彼二人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如曾剃髮已經七日，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，而攝頌曰：

世尊命善來，　諸根得寂靜，
髮落衣著身，　威儀如百夏。

時有眾多苾芻，食時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。於其城內所是珊逝移諸弟子等，見諸苾芻，共相譏笑而說伽他曰：

「佛於王舍城，　摩揭陀最勝；
珊逝悉度訖，　汝今當度誰？」

時諸苾芻聞是語已，便失威德，情不歡喜。乞食得已，還至本處，飯食已訖，收衣洗足，至世尊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諸苾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食時，王城乞食，所有珊逝移弟子等種種譏嫌，具說上事。我等默然，無有威德，情懷不樂。」佛言：「彼若作如是語，汝應此答：

「凡度應如法，　世尊教是正；
汝等有何知，　彼度是依法？

「若作此答，彼無威德，默然而去。」時諸苾芻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。時珊逝移諸弟子等如上譏嫌，說伽他曰：

「佛於王舍城，　摩揭陀最勝；
珊逝悉度訖，　汝今當度誰？」

時諸苾芻聞是語已，便說伽他答曰：

「凡度應如法，　世尊教是正；
汝等有何知，　彼度是依法？」

時珊逝移弟子，聞是語已，威德俱失，默然退散。後於異時，摩吒羅婆羅門夫妻俱亡，底沙婆羅門及妻舍利，命亦終歿。俱瑟恥羅從南方還，將無後世論至那刺陀聚落。有守門人問曰：「具壽！汝是俱瑟恥囉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眾人得知。」問守門人曰：「摩吒囉婆羅門今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已死。」又問：「其妻及底沙等。」具答如前。又問：「舍利子今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王舍城。有一大師名曰珊逝移，近出世間，於彼出家。」俱瑟恥羅便作是言：「婆羅門法，不應出家，此非善事。」作是語已，漸次而行至王舍城，問諸人曰：「珊逝移大師今在何處？」諸人答言：「大師已死。所有弟子悉於沙門喬答摩處，於彼出家。」歎言：「甚

善！彼既記言：『當作轉輪聖王，彼若作王，舍利子應為大臣。』」

爾時長爪梵志聞是說已，即詣佛所，作如是語：「沙門喬答摩！一切我法，所有見等，皆我不欲。所有事火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：『我所見者，悉離悉除，亦離變易。若離此見、不取相續，更不取餘見。』沙門喬答摩！我如是見，我如是解。世人所見，多與事火相違。又說如是見解，皆住此道。汝喬答摩！作如是見、如是解不？又事火論曰：『若沙門婆羅門等，能捨此見，不取餘見，如是此等，真沙門婆羅門，是微妙處。又事火者，皆住三見。云何為三？一者一切不欲、二者一切欲、三者一切願不欲，乃至出家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我聲聞弟子之中，明解聰利，俱瑟恥羅苾芻，最為第一。」

時具壽舍利子，斷諸煩惱，證阿羅漢果。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請世尊曰：「此舍利子先作何業？由彼業故，感得利智、深智、無疑惑智。」

佛言：「諸苾芻！汝等應聽。其舍利子，先所作業，還應自得，非於餘處，廣說乃至果報還自受等。乃往古昔，於一聚落有婆羅門，娶妻未久便誕一息。不經多年復生一女，俱漸長大。父母遇病，皆悉身亡。時彼童子既遭憂慼，念往山林，即携其妹共至林所，採拾花果以自支持。汝等苾芻！如大黑蛇，有五過患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多瞋、二者多恨、三者作惡、四者無恩、五者利毒。應知女人亦有五過：一者多瞋、二者多恨、三者作惡、四者無恩、五者利毒。云何名為女人利毒？凡諸女人，多懷猛利染欲之心。是時童女既至成人，欲心漸盛，告其兄曰：『我今不能常飡花果以自存命，可往人間求請飲食。』時兄將妹共出山林，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。兩俱齊喚，主人出看，見而告曰：『隱居之人亦畜妻室？』兄曰：『此非我妻，是親妹也。』即問兄曰：『曾娉人未？』彼報言：『未。』『若如是者，何不與我？』答曰：『此已遠離世間惡法。』女心欲盛，報其兄曰：『豈我林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？然我不堪煩惱所逼，共辭林野遠至人間，今可以我與婆羅門。』兄曰：『我實不能嫁娶於汝，此是惡法，非我所為。汝有俗心，任情所欲。』時婆羅門知女心已，延入家中，大會宗親，納以為婦，報其兄曰：『今與我同宅而居，別為一室。』兄曰：『我不求欲，當樂出家。』妹曰：『共立要契，方可隨情。』兄曰：『是何言要？』妹曰：『若其證得殊勝果者，可來相見。』兄曰：『善哉！如汝所願。』即便辭去，至隱士所而為出家。由彼宿世善根力故，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，無師自悟，證獨覺果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先與妹，共立要契，

今可往看。』便至其所，上昇虛空，身現神變，上出火光，下流清水，奇相非一，縱身而下。諸凡夫人見神通時，心疾迴轉，猶如大樹崩倒於地，頂禮尊足，白言：『大兄！今得如是殊妙勝德。』答言：『我證。』白言：『兄為資身，須得飲食。我為求福，願興供養，可住於此。』答曰：『汝無自在，可入報夫。』即白夫言：『仁今知不？我兄出家，成就禁戒，得上妙果，世間第一。我欲供養，不敢自專。若見許者，於三月中，飲食資給。』答言：『賢首！彼不出家，我雖不欲，終須供濟；況已出家，獲殊勝道。今隨汝意，供養三月。』其三月中，種種上妙供給其兄。三月既滿，即以上氆氇刀子及針，即便奉施。兄既受已，以刀割截，刀子善利，裁割迅疾。其妹見已，便即蹲踞，作如是言：『願我根性，如此刀子，得善迅利，乃至未來，成就利智。』于時獨覺取衣縫刺，善用針線，縫刺無礙。妹便發願：『願我今身，乃至未來，令我智慧，猶若此針，智慧深遠，通達無礙。』」

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勿生異念。往昔婆羅門女者，豈異人乎？今舍利弗是。由彼過去供養獨覺，奉施刀子及白氆氇等，廣發誓願。由此善根，今得利智聰明第一。汝等苾芻！當知黑業，還得黑報。若行白業，還得白報，乃至廣說，如上應知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白世尊曰：「具壽舍利弗昔作何業，今得非貴族種，非極下賤，處中而生，數數出家？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聽！乃往過去，有一國王，娶妻不久，自恣慾樂乃至遊獵，不經多年便誕一息。其子長大，見其父王非法化世，便作是念：『我父滅度，當墮地獄。我紹王位，亦同斯苦。我應往於善法律中，出家修道乃至梵行。』作是念已，即詣父所，白言：『大王！願王放我出家。』王告子曰：『所有種種祭祠天等，皆求富貴。汝是太子，乘象之種，王位在即。汝今何故而求出家？』種種呵責，不放出家。後於異時，太子乘象出城遊觀，見一貧人持葉乞食，告曰：『賢首！我是貴種，不得出家。汝非貴種，何不出家？』答言：『我無衣鉢，云何出家？』報言：『賢首！我當與汝三衣鉢等，汝應出家。』答言：『極善！』于時太子如上付與。時有五通仙人，在一樹下樂寂宴坐。于時太子及與乞士，俱詣仙人處。太子下象，至仙人處，白言：『聖者！願與出家。』時彼仙人即與出家。太子告言：『我今欲去，汝若得道及與證果，願令相報。』彼即答言：『如仁所言。』既出家已，即往靜處宴坐修定，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，證獨覺果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所證果，皆由太子。我應於彼今可往看，示現神變。』作是念已，便至其所，上昇虛空，種種神變，乃至火光，下流水等，廣如上說。時諸人等見神變已，心疾迴轉，猶如大樹崩倒於地，咸皆頂

禮，白言：『聖者！今證如是殊勝果耶？』答言：『我證。』太子見已，作如是念：『彼所獲者皆悉由我，我不出家證斯果者，莫不皆由高族家生？』作是念已，便發誓願：『唯願我等，生生世世，勿於高族家生及以下賤，處中而生，令我無障，易得出家。』汝等苾芻，勿生異念，往太子者，豈異人乎？今舍利弗是。由彼昔時誓願力故，今生出家，自在無礙。當知果報，自作自受。若作白業還得白報，若作黑業還得黑報，乃至善惡，廣說如前。汝等苾芻！當如是學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世尊能斷疑惑，諸苾芻等白世尊言：「此具壽舍利弗，作何福業成熟善根，於聲聞中，智慧第一？」

佛言：「由昔過去發願力故。」諸苾芻等白言：「世尊！作何誓願？唯佛慈悲，為我廣說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聽！乃往過去，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佛出世號曰迦攝波，十號具足。此舍利弗有一教師，迦葉佛所而得出家。迦攝波佛記舍利師：『汝於聲聞眾中，聰明智慧最為第一，乃至梵行而無虧缺。然無果報，非獲於果。』至師命終時廣發誓願：『我所修行梵行功德，以此善根，願迦葉波佛與彼嗢怛囉婆羅門，當來世時，人壽百歲有佛出世，號曰釋迦牟尼應正等覺，十號具足，於彼教中而得出家，斷諸煩惱乃至漏盡，證阿羅漢果。』爾時舍利弗，今所獲果，一如師願。由彼願力故，今舍利弗，諸聲聞中智慧第一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能斷，白世尊曰：「彼具壽大目乾連先作何業，成熟善根，諸聲聞中，神通第一？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聽！彼大目乾連，乃往過去，善行善業，積聚善根，乃至果報，廣說如前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乃往過去波羅奈城，去斯不遠，有一仙人於彼居止，心行慈悲，憐愍有情。于時有一採樵貧人，負薪至彼，疲極偃息。仙人見已，極生憐愍，遂作是念：『此貧窮人，先世不種修行善根，雖得人身，受斯辛苦而得衣食。我今應度此人出家，令修梵行。』作是念已，告言：『賢子！汝受辛苦，何不出家？』答言：『大仙！我是貧人，採樵活命，誰能見是度我出家？』告言：『賢首！我當度汝，令得出家。儻若獲果，願當相報。』答言：『聖者！必若證果，必當相報。』時彼仙人即與出家。既出家已，而逐靜處修禪習定，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，證獨覺果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所證果，皆由仙人。我應覆誓，往看相報。』作是念已，至其仙所，上昇虛空，下流清水，乃至火光，十八變等，如前廣說。其仙見已，心疾迴轉，猶如大樹，崩倒於地，便發願言：『願我所修無量功德，於當來世所有威德如汝所有，神通第一。』

汝等苾芻！勿生異念。往仙人者，豈異人乎？即大目乾連是也。當知果報黑白業等，廣如上說。汝等苾芻！應如是學。」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能斷，來白佛言：「此大目乾連，復作何業，於大德中，神通第一？」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聽！乃往過去，此賢劫中迦攝波佛出現世時，以誓願故，廣如上說。」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能斷，來白世尊：「具壽憍陳如先世作何善業，成熟善根，能四如意解，今時利根明了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此賢劫中，過去有佛出現，名迦攝波，有教師修持梵行不獲果報，臨命終時發誓願故，如前廣說。」
於佛住世之時，若有出家近圓者，皆來於世尊所，佛言：「善來苾芻！」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自然持鉢，即為出家近圓。別有一人，在外遠國，於苾芻處來求出家。彼苾芻將此人，來於佛所，欲與出家近圓。其人在路身亡，乃不得出家。時諸苾芻緣此事故，來白佛言，具如上說。爾時世尊便作是念：「疲乏我聲聞，若有人求出家近圓，在遠國者，我許於苾芻僧眾與彼出家近圓。」時佛世尊集諸苾芻，告言：「緣此事故，從今已後，若有求出家者，許苾芻僧眾與出家與近圓。」佛許此事已，彼苾芻眾不知云何與出家與近圓，以緣白佛。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但有人來求出家者，當問諸難。若無障難者，然後與受三歸。即令合掌蹈跪，當自稱名，盡一形世，歸依佛兩足尊、歸依法離欲尊、歸依僧眾中尊。後與受五學處、十戒、二百五十戒。廣如餘說。」
既出家近圓已，於阿遮離、鄔波馱耶處，無怕懼心，所作之事，皆無所問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我今為諸弟子，制其學處：若諸弟子所作事業，以水洒地，及瞿摩耶塗壇掃地，及修理衣鉢，食噉等事，不告白師，及有客苾芻，先不相識，來至房中，應白師知。唯除五事，餘悉皆白。若不如是，得越法罪。言五事者，所謂嚼齒木、飲淨水、大小便利，及四十九尋內禮制底，此不應白二師。所有縫衣等事，弟子應白：『師勿自勞，我當代作。』若如是者善；不如是者，得越法罪。師若為福及眾作，不代無犯。二師有病，須勤看侍，應白師言；所須醫藥及以飲食，應隨師意，不得違情。若如是者善；若不如是，同前得罪。若二師有犯，同住弟子應善方便白二師言：『師犯如是惡作之罪，師應發露。』廣說如上。二師邪見，大眾為作驅擯等令出住處。弟子應須於大眾處，慇懃求謝，令眾歡喜。又須白師：『勿作惡見。』方便正諫令捨是事，令眾及師，和合樂住。若不如是，得越法罪，乃至廣說，如上應知，若二師犯僧伽伐尸沙罪，弟子應須令師發露。若復僧伽與其二師行遍住法及以

意喜，不得與善苾芻同室眠臥等事。若如法悔，罪根及業，悉皆除滅，同善苾芻，乃至復本等，廣如上說。若如是者善；若不依行者，得越法罪。其弟子等慇懃諫悔；弟子有過，師亦慇懃呵責令改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二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三

大唐三藏義淨奉　制譯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具壽近軍苾芻遊行人間，三月坐雨安居已，度一弟子，與彼漸行至室羅筏城。爾時具壽近軍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諸佛常法，若有客苾芻來，先唱：「善來！從何處來？復於何方三月坐雨安居？」爾時佛告近軍苾芻：「汝從何方來？何處三月坐雨安居？」近軍苾芻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從餘國來，於彼三月坐雨安居。」佛問言：「此善男子，是誰弟子？」近軍答曰：「是我弟子。」佛言：「汝出家幾時？」答曰：「經今二年，其弟子度經一年。」爾時佛告諸苾芻曰：「此近軍已起過為首，我今制諸苾芻，不應出家經年，度餘弟子，及授近圓不與同住，應自依止。若出家未滿十夏，不度求寂及授近圓。有客僧來，先不相識，不與依止。若滿十夏，於別解脫戒經善知通塞，應度求寂，依止等事皆悉應作。自未調伏，調伏於他，無有是處。如是愚小亦不應度，自未證悟解脫寂定及以涅槃，為他說者，亦無是處。自墮淤泥，猶未得出，擬欲度他，此亦非理。」

時有年老無知苾芻，不閑戒律，度一外道及授近圓。既近圓已，白鄔波馱耶曰：「今教授我。」其師不解，默然無對，遂生譏嫌。諸苾芻知，以緣白佛。佛言：「我今許十夏苾芻，許度弟子，近圓如前，不於他依止。而成就五法。何等為五？一者近圓經十夏已上；二者弟子患，能為看養；三者有惡作疑犯，隨事舉勘；四者若有邪見，教令正見；五者若不樂法，勤攝受令樂住。是名五法。復有五種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具戒、二者多聞、三者持經、四者持律、五者善持母論，是名為五。復有五種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具戒無缺、二者多聞、三者善明經義、四者於毘奈耶善知通塞、五者磨窒哩迦藏善明義趣，是名為五。復有五種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具戒、二者多聞、三者持經知義、四者善通毘奈耶、五者善明摩窒哩迦藏，是名為五，廣如前說。復有五種。云何為五？此五同前，於一一上，唯加極言，廣說如上。復有五種，此五亦同，於一一上，更加勝字。復有五種，亦同上說，於上加能，廣說如前。復有五種。云何為五？一者戒成就、二者多聞成就、三者勝解脫成就、四者證智勝解脫成就、五者智慧成就，是名為五。復有五種：一者信成就、二者戒成就、三者多聞成就、四者捨成就、五者智成就，廣說如前。復有五種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具戒、二者多聞、三者精進、四者念、五者慧，是名為五，廣說同前。復有五種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具戒、二者

多聞、三者精進、四者定、五者般若。是為五。復有五種，四者同上，第五為是樂寂靜坐。復有五種：一者有學戒蘊成就、二者有學定蘊成就、三者有學慧蘊成就、四者有學解脫蘊成就、五者有學解脫知見蘊成就，廣說如餘。復有五種無學成就，同有學說。復有五種：一者知有過、二者表示、三者意表示、四者捨棄、五者隨解。復有五種。何者為五？一者知有留難、二者知無留難、三者隨說教示、四者與依止弟子、五者攝受，廣說如前。復有五種。云何為五？一者知有犯、二者知無犯、三者知輕、四者知重、五者知波羅底木叉廣解演說。成就五法、滿十夏者，得與人出家近圓，與依止及教示，如自不具上五法成就者，應依止他。」

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：『已五法成就，滿十夏，應度弟子，自不應依止他。』若苾芻近圓，經六十夏，不解別解脫，若不成就五法者，應依止他住不？」佛言：「應依止他住。」白言：「云何依止？」佛言：「依止老者。」白言：「若無老者，云何當住？」佛言：「當依止少者，唯除禮拜，餘皆取教示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有一苾芻愚癡無智，不閑善惡，遂度外道令受近圓。乃共諸苾芻，常為諍論，遂便歸俗，種種謗毀，遂生譏嫌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何有斯事？愚癡無智，棄善法律，而就邪見？譬如有人，飢火所逼，棄好飲食，噉諸穢惡。如是之人，亦復如是，由彼愚癡，棄善法律，愛樂外道邪見。是故苾芻不應輒度外道以為弟子，唯度釋子。若有釋子，持外道服來求出家及近圓者，如此應度成苾芻性。除斯釋種，自餘外道，皆應四月共住。」佛已許度外道，四月共住，承事供養不捨本衣。時諸苾芻不知共住及以度法，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外道來求出家，先可應問身無障難。若無障難已，與受三歸及五學處。將向眾中，於僧伽前，蹲踞合掌，教彼作如是言：『大德僧伽聽！我是外道，名字某甲，今求出家。於四月中，以我本服，供養僧伽，願眾許我。』已著眼見耳不聞處，應可差一苾芻，謂作羯磨，作如是說：『大德僧伽聽！此外道某甲，今求出家，以本服於四月中，供養鄔波馱耶及以僧伽。若僧伽時至聽者，僧伽應許；若不許者說。』如是三說。『僧伽已聽許，由其默然故，我今如是持。』於四月中所有事業，一同求寂，著親教師衣，食僧伽食。於四月中，若舊見改，應與出家；若心樂外道者，應驅令出。」

爾時具壽鄔波離問佛世尊：「如佛所說：『改舊見』者，云何得知改於舊見？」佛言：「應於彼前，讚歎三寶，說佛功德，應毀外道，種種毀訾。若聞讚歎佛法與僧，聞毀本族，心生歡喜，應與出家。若讚三寶心則不喜，聞毀訾外道心生憂慼，即不應度，應驅擯

出。若聞毀訾外道之種，心不瞋恨，便生歡喜，是改舊見。」佛言：「若有事火外道，來求出家，應與彼度及授近圓。何以故？此事火種類，信三種業。何等為三？所謂有業及所作業與作因業，是故應度。汝等苾芻！應如是學。此等有業與有所作業及所作因業，汝等當學。」

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，三月坐雨安居已。時王舍城耆宿苾芻數少，年少者多。爾時世尊欲往南山遊行人間，告阿難陀曰：「汝應告諸苾芻：『欲隨世尊者，應修營支伐羅。』」時阿難陀受教勅已，即詣諸處告諸苾芻曰：「世尊欲往人間遊行，若欲隨世尊者，應修營支伐羅。」時耆宿苾芻告具壽阿難陀：「我不能隨世尊遊行。」阿難陀告言：「何故不能？」答曰：「我等年老。」時少年者：「我等不去。」問曰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我之師主既不隨去，我今須為看侍鄔波馱耶。」爾時世尊與少弟子，具持衣鉢，即往人間在路遊行，左右顧望如大象王，恐諸苾芻執持瓶鉢有不如法。世尊迴顧，乃見苾芻其數不多。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曰：「何故苾芻，徒眾減少？」時阿難陀以如上事具答世尊。佛告諸苾芻：「我今應許五夏已上苾芻、成就五法，得隨處學，遊行人間不依止住。何等五法？一者知有犯、二者知無犯、三者知重罪、四者知輕罪、五者善持鉢唎底木叉廣能宣說，是名五法遊行人間隨處受學，得往勿疑。」

具壽鄔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六年已去、成就五法，遊行人間受學，得不？」佛言：「得。」又白世尊：「三夏、成就五法，得往以不？」佛言：「不得。」佛言：「我今當制，五夏已上、成就五法，得隨意去。若未滿者，縱閑三藏，亦不應往遊行受學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具壽大目乾連，與十七眾出家并受近圓。此皆幼年，以鄔波離為首，夜中忍飢，徹曉啼泣。時佛世尊知而故問，告阿難陀曰：「何故夜中小兒啼聲？」阿難陀以緣具答，佛告諸苾芻：「我今當制：若年未滿二十，不應與受近圓，成苾芻性。所以者何？未滿二十，不能忍飢寒熱渴乏，蚊蟲所嗟及病等。又師呵嘖，不能忍受，及諸苦惱。由是幼小，不能忍斯如上等苦。」佛告阿難陀：「若滿二十，即有志烈，能忍如上呵嘖等苦。由年未滿，與受近圓，有如是過。是故苾芻，若未滿二十，不應與授近圓。若有求寂，來求近圓。苾芻應問：『年二十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此城中有一長者，娶妻未久便誕一息，長養漸大。長者家業漸漸散盡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貧困，應求出家。」便命子曰：「我今年老，不能與汝紹其家業。我今欲於善法律中於彼出家，於汝意云何？」子白父言：「父若出家，我今

亦應隨父出家。」父報言：「善。」于時父子相隨，往詣逝多林，於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願與我等而為出家。」苾芻報言：「善。」又告曰：「賢首！此小童子，是汝何親？」答言：「是子亦欲出家。」時彼苾芻俱與出家，教四威儀，及以喫食。經數日已，告言：「汝去，鹿不養鹿。室羅筏城是我境界，極以廣大，多諸人民，敬信三寶。汝應往彼，自求衣食，養活軀命。」聞是語已，嚴持衣鉢，相隨往詣室羅筏城，次第乞食。遂於衢路，見一婦人作其煎餅。時小求寂即從乞求，女人報曰：「與我價直。」求寂報言：「我是沙門，不畜財物。」既不與直，乞餅不得。時小求寂高聲啼泣，宛轉于地。時諸人等遂生譏嫌：「何故苾芻度此血團？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所有過失，悉由度彼幼小出家。從今以去未滿十五，不與出家。若有童子來求出家，苾芻應問：『年十五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具壽鄔波難陀有二求寂，更相調戲，猶如女人與丈夫戲，亦如男子共女人戲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所有過失，斯由畜二求寂。若畜者，得越法罪。」佛既制已，時有兄弟二人，年幾相似，來求出家。時諸苾芻不敢度彼，不知云何，以緣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有兄弟，一時求出家者，應度無犯。彼二求寂，並未年滿，應自留一，教受事業。將一付與親知識處，或大德處。若至年滿，應與近圓。其未滿者，自養無犯。若年二十，不與彼等而受近圓，得越法罪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於此城中有一居士，家有一奴，勤求作務無有懈怠，所有作務先首為了。後於異時，曹主生瞋，便作是念：「曹主甚難承事，我當逃走。」復作是念：「生處難捨，是諸聲聞釋子，於王得恩，無能損者，我投彼處出家。」其奴即往逝多園林，於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欲求出家。」時諸苾芻即與出家，及近圓已，種種教示，依教修行研求，能除諸煩惱，而證阿羅漢果，如餘廣說。于時長者乃生悔心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奴所作之事，一切無有懈怠。我不應瞋，令彼捨我。我若見彼，應從懺摩。」即於室羅筏城，城門邊立。然彼苾芻，食時執持衣鉢，入城乞食。彼見告言：「賢首！汝得出家耶？」答言：「爾。」報曰：「現今無人可給事我，相隨歸舍。」爾時苾芻即昇虛空，乃現種種神變。是時居士而生悔心，速便歸信，心疾迴轉，猶如大樹摧倒，頂禮其足白言：「聖者！得證如此功能，願從今已後，受我衣服臥具，飲食湯藥。」名稱普聞：「某甲奴出家，證阿羅漢果，有如是勝妙功德。」時勝光王聞此語已：「某甲長者有奴出家，殊勝證悟，能獲四果。」作是語已，即命群臣而告之曰：「汝等應知，我是灌頂剎利王種，從今已往，一切官寮長者等家，有奴求出俗者，

便放出家，勿令障礙。」室羅筏城時有長者，家有一奴，勤求作務常不懈怠，廣說如前，便即出家并受圓具，令學法式，告言：「賢首！鹿不養鹿，其室羅筏城，土地寬廣，父母居處。汝今可去乞食而活。」時彼長者心生追悔，便作是念：「彼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，我若見時應求懺悔。」時彼長者，遂於室羅筏城門側而立。時彼苾芻，食時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長者見已，告言：「賢首！汝得出家，誰當事我？可共歸家。」即便執臂，苾芻告曰：「若觸我者，當截汝腕。勝光王勅，恩垂苾芻，猶如太子。」是長者毀呰苾芻曰：「沙門釋子壞我城隍，及壞梵志，豈合與奴出家。」時諸苾芻聞此事已，以緣白佛。爾時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既有斯過，從今已往，汝等苾芻不應與奴出家。若有求者，當可問之：『汝是奴不？』若與奴出家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爾時世尊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，每放課錢，或時收利、或時本利俱收。復於後時見負債人，本利俱索，牽掣久捉不放，即共立限，方始放還。彼人便作是念：「然此長者甚是惡性，我復不能本利俱還，我當逃走。」復作是念：「鄉土難捨，沙門釋子而於王所猶如太子，我今於彼求出家耶？」即往逝多林，詣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求出家。」彼與出家，及受近圓，并教法式。既近圓已，勇厲精勤，於中無間、不經多時，乃證阿羅漢果。時彼長者便生追悔，作如是念：「彼負我債，於時時間常還本利，以何因緣輒見輕棄？如若今時重得見者，我當懺謝。」即於城門佇立而住。時彼苾芻，於日初分，執持衣鉢，入城乞食。長者便見，問言：「賢首！汝已出家，雖復時時常還本利，今可共歸。」便執其手，欲引而行。爾時苾芻便即昇空，乃現種種十八神變，廣說如上。時彼長者速便歸信，心疾迴轉，猶如大樹崩倒于地，白言：「聖者！獲得如是殊勝功德，上妙果證。從今以去，聖者所須資具衣食，我當給與，願尊納受。」爾時四遠，皆悉聞知某甲長者所負財主，獲如是果。時勝軍王既聞斯事，勅大臣曰：「從今以去，所有負債未得還者，此等欲於佛所出家，若有如是，不應與彼生其留難。」時室羅筏城，有一長者，放債與人。時有一人，舉物生利，乃至出家，不養鹿等，廣如上說。復於異時，持鉢乞食，長者遇見，告言：「苾芻！汝已出家，誰復時時償我本利？今可共歸。」欲執其手，苾芻告曰：「汝莫觸我！若觸我者，當截汝手。」報言：「何故？」苾芻曰：「汝可不聞，王有教令：若欲出家，一切負債，皆悉放免。」彼共譏嫌，作如是語：「出家釋子多懷慳慢，現負他債，度令出家。」苾芻以緣白佛，佛作是念：「由度負債者，有如是過。」告諸苾芻：「從今已後，負債之人不應輒度。若有度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爾時佛在室羅筏城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，娶妻未久便生一息，乃至年漸長大。因父瞋責，遂即私逃。後作是念：「鄉國難離，然諸釋子皆如王子，得免眾事。我今宜可於彼出家。」即往給園，至苾芻所報言：「聖者！我願出家。」時有苾芻，即與出家，及授近圓。復於異時，其父覓子，往苾芻所，白言：「聖者！見有如是童子來不？」報言：「今已度訖。」長者告言：「此等苾芻常執刀耶？所有來者，即與剃髮。」又言：「豈不待於七八日間，何故即度？」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即度。若有童子，去家不遠，來求出家，應七八日，然後方度出家。若有遠方來欲出家者，不七八日，與度無犯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，娶妻不久便生一息，于時長者告其妻曰：「賢首！我子長養，雖復損我，我今欲往外國興易。我所負債，令子代還。」作是語已便即出去，遂乃不還。其妻養育，兒漸長大，送於學內，令教外典。其同學者，所有論典悉皆明解，唯此童子全無所獲。復於異時，其母詣學，告博士曰：「一種與直，何故諸人學問俱備，唯我童兒都無所解？」博士報曰：「夫所學者，有二種事學業成就。何等為二？一者具羞、二者有怖。然此童子，都無此二。」其母告言：「博士何不與杖？」復於異時，博士纔打，種種呵責乃即啼泣；歸向母邊，具陳上事，其母還打。時彼童子便作是念：「我遭苦事，前於一處被打，今遭兩處，不能受苦，宜可逃去入逝多林。」至彼見一求寂採花，便即歎言：「甚大快樂。」問言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出家。」求寂報言：「汝今何不出家？」報言：「聖者！誰能與我出家？」報言：「汝來！共汝往問鄔波馱耶。」既見師已，白言：「鄔波馱耶！此善男子欲求出家。」時彼師主即與出家。其母後時往詣學堂，問博士曰：「我子何在？」博士答言：「我打走歸。」母即報言：「我見歸來遂即還打，棄我逃走。」于時慈母遂往諸處尋求訪覓不得，乃於王舍城門首立，東西顧望。佇立不久，乃見童子剃除鬚髮，與彼求寂俱持瓶鉢相隨而來。母時見識，以手搥胸悲號啼泣，告言：「癡子！我比無處不覓，遍歷諸方，尋求不得，音信不通。汝今何故賤沙門中而為出家？」執手將歸，脫其衣鉢，抑令還俗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作是念：「不白父母，與出家者，多生過失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我今當制：所有出家，不告父母，輒與出家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佛在王舍城竹林園羯蘭鐸迦池。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，娶妻不久，誕生一息。年漸長大，忽嬰疾病，遍問醫人療治不可。母告子言：「可於侍縛迦長者所療治其病。」既至其所，白言：「長者！為我治病。」長者告曰：「汝身病重難可療治，然我所醫，治二種人。

何等為二？一者佛及僧伽、二者王宮內人。汝等之病，無暇可治，汝今歸去。」其子即歸，母問子曰：「其病療耶？」答曰：「我病無人可治。」具如上說。母告子言：「汝應出家。」子答母曰：「我是婆羅門種，云何於雜種沙門釋子中而為出家？」又告子曰：「汝且出家，病可，還俗不難。」子曰：「若出家者，必剃我頭，此事云何？」母曰：「剃髮莫生，是為不可。後還生髮，何所懼耶？」即往竹園，詣苾芻所，頂禮足已，白言：「聖者！與我出家。」既出家已，於此夜中，遂住門外不入房中，師便告曰：「何不入來？」答曰：「我身有病，不得入來。」師便告曰：「汝今出家，何得有病？」白言：「鄔波馱耶！我身在俗，先患其病。」師曰：「汝何不告我？」答曰：「師不見問。」其師便怒。既至明已，其舊弟子皆來請白問：「鄔波馱耶！何故不喜？」師即告曰：「我之住處，乃是病坊。諸有病者，皆投來此。」求寂白曰：「如世尊說有二種事：一者不應擎重擔，二者已度不應棄。師今已度，知欲如何？」說此語時，侍縛醫王即便來至，師告醫曰：「此苾芻病，可治以不？」醫王答曰：「此病極重，然勝光王與藥若足，我當治之。」既治可已，白鄔波馱耶曰：「我為求事，今來出家。求事既了，今欲歸去。」師曰：「汝得阿羅漢果耶？」答曰：「未得。」又問：「汝得不還、一來及須陀洹果耶？」皆云：「未得。」「汝何故歸？」答曰：「我為病故投此出家，我病既差，何能住此？」師曰：「出家法中有四勝果，汝都未獲。汝宜且住還他藥債；若不爾者，後更得病必死無疑。」不取師言即便歸去。彼報恩故，於侍縛迦供給花菓嚼齒木等。時侍縛迦告言：「賢首！汝於我處求何事耶？」彼婆羅門白言：「我無所求，報恩故。」長者報曰：「我於汝更作何益事？」答曰：「我緣患病，療我得差。」時侍縛迦報言：「我不曾省。」答曰：「我作憶念，得省令解。」時侍縛迦言：「汝於善說法律中出家，於四沙門果中應證得果。汝已受他信心之物，今乃却墮惡事。」作是語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應以此事詣世尊所。」頭面禮足，退坐一面白言：「世尊！然諸苾芻，令病者出家受近圓。因此令王倉庫漸漸損減，我亦身勞，復於聖者闕修善法。願世尊制，勿令更度病者。」佛即默然而許。時侍縛迦知佛默然許已，頂禮而去。佛作是念：「諸有過失，悉由度彼病者。」佛告諸苾芻曰：「從今以去，不應度有患者，若為出家來者，應先問有患不？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林中住。時淨飯王而宣教令：「劫比羅城釋種，家別一子出家。」彼等諸親眷屬來看，時出家者為彼眷屬說法。聞法喜已，皆發信心，便即出家。其中或是父、或是兄、或是夫主、或是親叔、或是其子，彼皆憂惱，晝夜二時高聲啼泣。爾時

淨飯王聞彼釋種啼泣聲已，告言：「何故晝夜二時，諸釋種等悲聲啼泣？」時諸釋種白王言曰：「我等眷屬，若在林中，彼諸聖者即令出家，為此憂惱而為悲泣。」王聞是語而作是念：「我應往詣佛所。」到已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與我一願。」世尊問曰：「大王！求何願耶？」王曰：「有少許願。然諸釋種為言：『世尊當作轉輪聖王，乘空往四天下，我等亦隨世尊。』既出家已，我等所望，悉皆不得。復次難陀當作力轉輪王；彼亦世尊度令出家，亦絕希望。羅怙羅有大威德當作大王，世尊今亦令其出家，我等釋種亦絕希望。大德！父母於子，恩愛深極，願世尊制，若父母未許，勿使出家。」爾時世尊默然受父王所請。王見許已頂禮佛足，辭佛而去。佛作是念：「諸有過失，皆由不問父母，而與出家，及受近圓。」「若有來求出家者，應先問父母許已方與出家。若不先問與出家者，得越法罪。」世尊既制，不問父母不許出家。時有他方遠來，父母已許出家。諸苾芻不敢輒度出家，便有廢闕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若遠來者、父母先許出家，應聽出家，不問無犯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三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四

大唐三藏義淨奉　詔譯

爾時商主等還至海岸已，在海艱辛，皆生疲倦，咸悉睡著。于時僧護苾芻觀是大海，又作是念：「如佛所說：『有五種事，觀不厭足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具相象王、二者轉輪聖王、三者大海、四者妙高山王、五者如來應正等覺。是名為五。』」良久觀已，乃至五更便即睡著。時諸商主裝束象車，運載物去。既至明已，不見僧護，便大驚忙，四方求覓竟未能見。於中有言：「應向前去。」有言在後，四處既求不見，悉皆憂惱，作如是言：「我棄聖者，此非吉祥，宜應迴覓。」復作是說：「然彼聖者有大威德，大海嶮難由故得存，平地無閡豈容不達？」作是語已，便即進途。

爾時僧護在沙磧上睡，日炙便覺。起立四顧都無一人，便作是語：「此商主等捨我而去。我不可住，宜應前進。」即漸次行，無有人蹤但見小徑，尋徑而行至一大林，於中見寺嚴麗精妙，床座榻席氈褥氍毹，殿堂樓閣窓牖殊妙。其中亦有流泉清沼，寶樹行列，奇異雜色枝葉隱映。於彼池中亦有眾鳥，白鶴孔雀、鸚鵡舍利、白鵝等鳥，猶若天宮。於此寺中有諸苾芻，威儀具足。爾時僧護見同梵行，即往至彼，恭敬頂禮。彼苾芻言：「善來善來。僧護！汝從何來？」僧護以具如上事答。時彼苾芻令憩定已，將入寺中，見諸好座、有妙飲食。苾芻問曰：「汝飢渴不？」答言：「飢渴。」報曰：「汝飢，噉食。」答曰：「待僧伽食，我當同食。」苾芻報曰：「汝在路疲乏，宜應且食。若至食時，有諸過失。」僧護食訖，向一邊住。既至食時，鳴揵椎、集僧伽，各自持鉢至食堂中，次第而坐。于時寺舍便即隱沒，其鉢變為鐵檜，各用此檜更互相打，頭面俱碎、血流遍地，受諸劇苦。食時既過，其寺復現，其諸苾芻平復如故，諸根寂靜次第而坐。是時僧護詣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作何因業，有如斯事，受諸苦惱？」答曰：「大德僧護！彼贍部洲人無有信心。」僧護報曰：「我今現見，何故不信？」告言：「僧護！我等往昔於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，欲至食時遂相鬪打。由斯業故，令我於此別受地獄且受輕苦；於此命終，當墮大地獄。汝今應去報贍部僧伽，每於食時勿相鬪打。若鬪打者，必獲斯苦。」僧護答言：「唯唯如是。」即辭而去。

漸次前行，復見一寺。其寺嚴麗與前無異，還見苾芻威儀具足，乃至同前隱沒。苾芻鉢中，有熱洋銅更互相撥，乃至寺現，其苾芻眾依次而坐。僧護白言：「大德！由何業力，來至此間，受如斯苦？」苾芻告曰：「眾生難信。」答言：「我自親見，何得不

信？」「僧護當知，我於迦攝波佛所而為聲聞。每至食時，得諸上妙酥等美食。于時有客苾芻，我等慳食，便作是念：『待彼客去，後當共食。』時值天雨乃經七日，客為泥雨不得進途，乃至七日不行斯食，並皆臭壞不堪充供，便將送棄。由受信施，不平均食，輒將棄擲。由斯業故，生於別獄且受輕苦；受已命終，墮大地獄。」告言：「僧護！汝報人間苾芻，勿為斯事。若爾，當招大地獄苦。」聞是語已，即辭而去。

漸次前行，又見一寺，嚴麗如前，有諸苾芻。見食時至，同前而坐。其寺火起，猛焰熾盛。諸苾芻眾，悉皆被燒。食時既過，寺還如故。其苾芻眾，諸根調伏，依次而坐。僧護同前問答。告言：「善聽。我於往昔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，便即破戒，僧擯我出遂於他處，與同類之人共住。後於異時，有一苾芻持戒精進，來至此處。又於異時，復有苾芻持戒無缺。亦來此處。整理僧徒，呵責我等，遂生不忍。後於異時，至食時間大眾欲食，遂即同心放火燒寺，乃至燒盡。由彼業力，來生此中且受別苦；於斯受盡，墮大地獄。汝當為報贍部苾芻。勿為斯事。若作此者，還如我等受如斯苦。」又復別見有情，形體如壁、或如大樹、或有如葉、或復如花、或有如果、亦有如柱。此等有情總以繩繫，挽令斷絕。

爾時僧護漸次前行，至一住處。有五百仙人見僧護來，各相謂曰：「此沙門釋子多言多語，汝等不應與彼言談。」作是語已，嘿然而住。是時僧護到彼，告諸仙曰：「宜應與我安置住處。」諸仙嘿然，無人共語。眾中有一仙人，慈悲愍念，告諸仙曰：「豈不安置沙門釋子？」諸仙報曰：「宜應與座，勿與言談。」僧護答曰：「善。」於一空室安置僧護，洗足敷座。安置座已，端身正念。仙人住處先有眾多天女，至初夜分到僧護所，白言：「聖者！願與我等說其法要。」僧護報言：「姊妹！汝等大受快樂。我被諸仙制不令語，所以得此靜室而住。姊妹遣我說法，欲令我出去耶？」時諸天女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門釋子從外遠來，身應疲乏，宜應且去。」作是念已，諸天便去。至夜半後，天女還來，詣僧護處白言：「聖者！為我說法。」僧護報曰：「決定遣我出此處耶？」諸天復念：「彼眠未足，宜應且去。」至夜後分，天女還來，詣僧護所白言：「聖者！為我說法。」僧護復言：「姊妹！汝欲還令我去此耶？」天女曰：「天既曉已，何故不去？豈復不聞佛說：『至恐怖處當須忍。』耶？」爾時僧護便作是念：「天女厭我，我應速去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此等仙人皆是異學，我應頌彼所學伽他，令彼聞者悉皆歡喜。」作是念已，便說伽他曰：

「露形與長髮，　塗灰并斷食，

地臥澡浴身，　蹲踞及邪念；
此等諸邪法，　終不免生死，
唯除真妙法，　莊嚴於自身。
正見住思惟，　當斷貪瞋等，
慈悲行喜捨，　有情命不斷；
勤修於學處，　此是真沙門，
亦是婆羅門，　是大苾芻性。」

說是頌時，諸仙聞已共相謂曰：「此誦我經。」時諸仙眾各各私起，默聽其言。由諸天女迷彼仙人，互不相見。爾時僧護為說《城喻經》，令其覺悟。說是經已，時諸仙眾證第三果。諸天女等令彼仙人還復本心，各得相見，同聲唱言：「善說善說。此經微妙。」作是讚已，互相告曰：「汝等於彼，來聽法耶？」答曰：「爾。」又言：「我今於此獲妙善利。」時諸仙眾咸白言：「聖者！願我等與出家近圓，修持梵行，如尊者等。」僧護告曰：「諸具壽！汝等能有如是增上信心，斯為善事。如世尊說：『能出家者，獲五種利益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、不共他有，是故智者應求出家。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、被他驅使，既出家後受人供養、禮拜稱讚，是故智者應求出家。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、離三惡道，是故智者應求出家。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，當得安隱無上涅槃，是故智者應求出家。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眾諸勝上人之所讚歎，是故智者應求出家。』汝應可觀斯利益，以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。是故我今度汝出家。汝等欲為於此出家？為當佛所？」諸仙答曰：「願與尊者同詣佛所，於彼出家。」諸仙又白：「為用尊者神力而往？為用我等神通去耶？」僧護聞是語已其心不悅，便作是念：「諸仙人眾聞我說法，上獲道果；我雖解說，不獲斯果。」告諸仙曰：「且待少時，我有所作。」詣一樹下，於彼敷座結跏趺坐，端身正念其心寂然。又作是念：「佛說多聞有五種益，如餘廣說。」
如其精進煩惱頓斷，遂乃獲得阿羅漢果，出離三界，刀割香塗不生瞋恨，看金與土等無有異，應為帝釋諸天梵等之所供養。即告仙曰：「捉我衣角，承我神通而往佛所。」即昇虛空，猶如鴈王亦如鷹隼。其五百商人尚由未達，各停鞍馱，遙見僧護，白言：「聖者！善到來耶，今欲何去？」答曰：「此五百仙人，欲於佛所而求出家。我今相隨將至佛所。」時五百商人咸皆白言：「聖者！我等願欲同去出家。」又告：「聖者！且下而住。暫待我等將諸財物付與家內，相隨而往。」分付物已，僧護苾芻與彼千人同往佛所。

時佛世尊正與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說法。世尊遙見僧護等來，告諸大眾：「汝並見此僧護芯芻，與彼千人前後圍遶相隨來不？」芯芻答曰：「我等咸見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世間奉獻莫過於此，化人出家，調伏濟度。」時僧護等俱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具壽僧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族姓數有千人，咸欲於佛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及受圓具，成芯芻性。願佛慈悲，哀愍聽許。」佛言：「善來芯芻！於我法中善修梵行，成大沙門。」說是語已，鬚髮自落，僧伽胝衣自然著體，剃頭之處如經七日，瓶鉢在手，威儀具足如百歲芯芻，廣如餘說。世尊為彼依教示誨。各自勤策，斷諸煩惱，證阿羅漢果，離三界欲，廣說乃至諸天帝釋而為供養。

爾時具壽僧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彼處見諸有情，其形如牆、或如柱樹、如葉花果、或如掃箒鐺杓臼形。彼於前身當作何業，受如斯報？」佛告僧護：「凡諸有情，自所作業，還須自受，他不相代，廣說乃至果報還須自受。乃往昔時，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佛出現於世，號曰迦攝波佛，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是時彼佛所有求寂，緣作芯芻。僧護！汝之所見形如牆者，彼諸眾生污泥僧伽牆壁，所以得如是報。所見似柱者，彼諸有情曾於僧伽柱以鼻涕唾污；由彼業故，受如斯報。形如杓者，曾作求寂，為行蜜漿於僧伽中。有客芯芻來至求寂處，其求寂洗杓。彼客芯芻問言：『於僧伽中行非時漿不？』求寂答言：『行漿已了。不見我今洗杓？』遂生瞋罵。由彼業力，受如是報。汝見形如臼者，昔日曾作芯芻，欲造鉢時，有一求寂專知僧伽庫藏。造鉢芯芻於求寂處借白：『我用擣物。』時求寂白言：『大德！且住少時，我今政忙。』少時與臼。芯芻乃即生瞋苦言：『我若自由，非論借臼以擣油麻，亦擣汝身。』于時求寂便作是念：『我若報答，必更大嗔。』默然而住。知彼芯芻嗔息定已，時求寂即詣彼邊白言：『汝今知我是何等人？』尊者告曰：『汝於迦攝波佛教中出家求寂。』求寂報曰：『汝出家事，所作未辦。汝被一切煩惱所縛，我得解脫。汝出麁言，當須說悔，罪即消薄。』彼即說悔，遂生臼形身。汝所見形猶如鐺者，昔與寺家曾作淨人承事芯芻，為芯芻煎藥。時芯芻瞋，然彼淨人因茲生恨，便故打鐺破。由此業力，身如鐺形。汝見以繩繫之挽斷者，昔為授事，外有施物，令彼僧伽寒熱受用。爾時授事，夏月衣物迴為冬用、迴冬衣物將為熱用。由此業故，受如斯苦。」時諸芯芻咸皆有疑，以緣白佛：「具壽僧護！曾作何業？由何業故，得於大富長者家生，復得出家證阿羅漢果，能作如是大利益事。」

佛告諸芯芻：「汝等應聽。僧護芯芻所作福業，乃至自受，廣如上說。乃往過去，迦攝波佛出現世時，人壽二萬歲。于時迦攝波佛在

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僧護亦於彼出家。身作眾主，有五百弟子，四遠男女悉皆歸信。時彼眾主，乃至盡形堅持梵行，無有缺犯，然無所獲。後欲命終，便發是言：『我於迦攝波佛善法律中而修梵行，精懃無怠，然無所獲殊勝果報。所有功德願資我等，於當來世釋迦牟尼佛出現世時，於彼法律而得出家，淨修梵行，斷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。』是時五百弟子來詣師所，白：『鄔波馱耶！獲勝果不。』師曰：『未得。』又白師言：『發何勝願？』師曰：『發如上願。』弟子俱白：『若鄔波馱耶證如是果。我等亦隨出家，同證阿羅漢果。』時有聚落五百餘人來詣師所，同前問答，乃至廣說：『我等亦願證阿羅漢果。』汝等苾芻！勿生異念。昔時眾主者豈異人乎？今僧護是也。往昔五百弟子者，即五百仙人是。往昔聚落五百人者，今商主等是。因昔眾主供養僧伽，由彼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。由發願故，復獲阿羅漢果。又由往昔廣能調伏，今生還得調伏多人，廣度有情而為利益。汝等苾芻！若種白業還得白報，乃至雜業等，廣說如上。汝等苾芻！應如是學。」

時諸苾芻又復有疑，以緣白佛：「其化龍苾芻，復於何處最初發心？」佛言：「乃往過去，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佛出世，號迦攝波，乃至廣說，施鹿林中為諸聲聞而說法要：『汝等苾芻！應於蘭若、山間樹下、空靜屍林、草菴迥地、龕窟等中，端身正念寂靜而坐。應勤精進，勿為放逸。應如我教，當如是學。』時諸苾芻聞是語已，如佛所教，其或往妙高山所、或向無熱池處、或往餘池，其中亦有七金山處、或有在於城邑聚落。時有一龍，生已未久，遂被金翅鳥王捉將至於空中，望見苾芻諸根寂靜端坐入定，龍作是念：『此等苾芻甚大安樂，不同於我受如斯苦。』便生歸仰慇重信心，作是念已即便命終。婆羅痆斯國有婆羅門，具六種法，於彼家生乃至長大，便於佛所出家圓具，懃修梵行，斷諸煩惱，證阿羅漢果，乃至帝釋諸天而為供養。即自觀察，由何業故？復從何沒而生此處，獲如斯果？遂即觀見，從龍趣沒來生人中，復見於大聲聞處發慇重心。又見過去龍時父母在彼龍宮，便作神通至龍宮，見舊父母悲惱啼泣。問其龍曰：『何故啼泣？』答言：『聖者！我生一子，未久之間乃被金翅鳥王捉我兒去，不知所在。』報其母曰：『我是愛子，於此命終生婆羅門家，又於迦攝波佛所而得出家，懃修梵行，斷諸煩惱，證阿羅漢果。』龍母白言：『聖者！此實難信，亦是希有。然我愛子為性甚惡，生其善趣由故不得，何況獲得阿羅漢耶？』又報母曰：『我實證果，不是虛言。』龍母告曰：『若如言者，從今已後，於日日中為我受食。』便即默然而受其請。苾芻每日常受上味種種飲食，飯食已訖還詣本住。

「然彼苾芻有一求寂，時諸苾芻問求寂曰：『汝之師主，每於何處噢食而來？』求寂報言：『我亦不知。』苾芻報曰：『汝之師主，每日常食種種飲食。汝何不去？』答曰：『我親教師有大威德而得去食；我無威德，云何輒去？』苾芻報曰：『汝師欲去，汝宜默捉支伐羅角。』求寂答曰：『我捉不辭，或恐墜地。』苾芻報曰：『汝師衣繫蘇迷盧山由故不墜，況汝身爾。』既被勸已，欲至食時即便默至師所，在隱屏處而立。其師欲昇空去，求寂默捉師主衣角，亦昇空去。時龍宮內，安二坐處、二漫荼羅。師既見已，問諸龍曰：『何故置此二座壇耶？』時龍報曰：『應觀背後更有人不？』師便迴顧，見此求寂：『汝亦來耶？』答曰：『爾。』師曰：『善哉。』至彼坐已，諸龍作念：『是彼師主獲殊勝果，有大威德，應供天食；然彼弟子未獲如是，應與凡食。』作是念已，時諸龍等依念供養。飯食了已，于時求寂取師主鉢，於此鉢中殘一粒飯，求寂取食，其飯甘美世味無比。求寂食已，便作是念：『二人噢食，便作兩般。』心生瞋恚，發如是願：『我於迦攝佛所出家，修習梵行。將此功德，願得龍身有大威德，奪取此宮，趁諸龍出。』由作猛利瞋恨，不惜軀命發是願已，便於兩手清水下流，宮內諸龍悉皆頭痛。諸龍白言：『聖者！然此求寂不念善事，宜應遮止。』師主告曰：『此是惡趣。汝今何故發如是念？』爾時求寂即以伽他答親教師曰：

「『我心已去遠，　難可却追尋；
何故難追悔？　兩手水已流。』

「說是頌已，求寂為龍，便即擯出諸龍王等，自居宮內。」
佛告諸苾芻曰：「其化龍苾芻者，此被擯龍王是。時彼龍王因斯發心，是為最初。」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有外道詣給孤林，見諸苾芻住處，床座榻席、受用資具及諸飲食，彼便作念：「沙門釋子飲食臥具受用等好。雖然法不如我，應此出家，飲食臥具於此受用。若欲聽法，應於彼處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詣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欲出家。」彼苾芻眾即與出家及受近圓。外道常法，每於十四日為褒灑陀；苾芻十五日。其外道至十四日，便往本外道處為褒洒陀；至十五日，又於苾芻處而為長淨。後於異時，黑月十四日僧伽長淨，爾時外道便作是念：「今既兩處長淨，為向彼處？為於此耶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慈心哀愍，法則寬泰；彼之外道，法則嚴切。我若不去，必應重罰瞋責於我。」作是念已，便往詣彼。時諸苾芻鳴揵椎、集僧伽。大眾集已，時秉法人白言：「僧伽盡集不？」諸苾

芻眾乃共不見彼外道芯芻。既不見已，便作長淨。至於明日，彼即歸來。諸芯芻問曰：「汝於昨日何處去耶？」答曰：「我向本梵行處去來。」又言：「飲食臥具於此受用，然所受法於我本處。」時諸芯芻以緣白佛。佛言：「彼外道執邪，情樂彼法，邪見不捨。然於我教終無利益，不能增長法眼，應須滅擯，遣令歸俗。從今已去，來求出家者，芯芻應問：『汝非外道及心樂邪法不？』若言：『爾。』者，應須擯棄。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輒度外道應滅擯者，何等外道應須擯棄？」佛言：「一者持外道服、二者心樂彼見、三者歸著本服。經明相出，此等三種咸須滅擯。」

緣在室羅筏城。有一長者，娶妻未久便誕一息，資以乳餔。爾時長者告其妻曰：「賢首！生此子者雖用我財，亦能代我償諸債負。」作是語已，便將貨物詣往外國興易取利，便沒不還。其妻以自身力及託諸親，種種養育，年漸長大。爾時此兒與諸童子相隨而往，至餘長者家。時彼長者有一少女，見此童子，便以花鬘擲彼童子。時諸童子問曰：「汝於此女有期會耶？」答言：「有。」諸童報曰：「此之長者為性嚴惡，汝莫為斯事，損害於汝。」諸餘童子乃至日暮守此童子，不令非法，便共相隨至於母處。私報母曰：「此小童兒，與某長者少女，欲為非法。我等勸諭，制不聽為。我今歸去，於此夜中宜應遮止。」母曰：「汝等既能共相勸諭，甚為善事。」其母即令童子入房安置，又於房中安觸瓶水及以觸盆，母自當門安床而臥。至夜半後，子告母曰：「與我開門，出外便易。」母即告曰：「房中已安觸盆，可應便易。」須臾之頃，其子復告：「與我開門。」母亦不開，子遂瞋怒。母曰：「汝所去處，我先已知。我今寧可於此受死，終不為汝開門。」凡欲火染心，無惡不作、不避惡業，遂於此時拔劍殺母橫屍於地，即詣長者家。既至彼已，見其少女。身形戰掉，女曰：「汝勿生怖，惟我獨住更無餘人。」童子念曰：「我今應報令知已殺於母。」告言：「少女！我已為汝殺母命根。」女曰：「汝所生母？為是嬭母？」報言：「是我所生母。」其女念曰：「此人瞋怒尚殺親母，況我餘人。」作是念已，報言：「汝應且待，我暫昇樓。」女上樓訖，高聲唱言：「此中有賊。」彼人聞已，於水竇中潛身而出。到己宅內，擲刀於地，高聲唱言：「賊殺我母。賊殺我母。」作是唱已，便依世法燒葬其母。內自思忖：「深是惡人，造極逆罪。」情懷戰懼不自寧心，遂向處處祠天，隨處告問：「修何業行而滅重罪？」或有說言：「應當入火。」或有說言：「自墜高巖。」或有說言：「投身溺水。」或有說言：「自縊其身。」各各說言所作方便，皆令自死，無有出路。復於後時往逝多林，乃見芯芻念誦經論，聲中頌曰：

「若人作惡業，　修善而能滅；
彼能照世間，　如日出雲翳。」

爾時此人便作是念：「出家釋子有除罪法，今我應當出家，修諸善業而滅其罪。」即詣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欲出家，願見哀愍。」時此苾芻便與出家并授近圓。既出家已，精懃讀誦，於三藏教悉皆具解，辯才無礙善能論答。別有苾芻問彼人曰：「具壽！何因苦行精懃？有何別求？」彼人答曰：「我為消重罪故。」問言：「汝作何罪？」答曰：「殺母。」又問：「是親生母？為當乳母？」答曰：「是親生母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若人殺母，便求出家，與出家者當壞我法，即須擯棄。從今已往，於我法律之中，若有人來求出家者，當須問言：『汝非殺母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其人被眾擯已，便自念曰：「我今不可還俗，應須遠去邊境而住。」便往邊境之處化一長者，長者於此苾芻乃生信敬，為造一寺。諸方客侶皆來此寺，來者皆為說法，多有證阿羅漢果。復於異時，身有病患，用諸根菓莖葉種種藥草，療治不差。漸漸困篤，餘命無幾。告弟子曰：「當造浴室。」時諸弟子依教，便造浴室。爾時師主說伽他曰：

「積聚皆消散，　崇高必墮落，
合會終別離，　有命咸歸死。」

說此頌已，便即命終，墮無間地獄。然諸弟子證阿羅漢者，入定諦觀，鄔波馱耶當生何處？於諸天宮，諦觀不見；復觀人間及傍生趣并餓鬼中，悉皆不見。復觀地獄，乃見在於無間地獄中。爾時弟子共作是念：「我鄔波馱耶生存之時，持戒多聞，以法攝受。曾作何業墮於無間？」又復諦觀，乃見殺母之業。既被地獄猛火逼身，意想將是所造浴室，遂即唱言：「浴室浴室。熾熱猛火極燒於我。」是時當門獄卒以杵打頭，告言：「薄福罪人，此是無間地獄，云何言是浴室。」被打頭時乃發善心，即便命終，生四天王宮。凡生天者，起三種念：我從何來？今生何處？復緣何業？作此念時，乃見我從無間獄死，生在四天王宮，緣作浴室洗浴苾芻，乘斯福力而生此天。是時天子復作是念：「我緣世尊善方便故令我生天。不應安住，當須詣世尊所，以報此恩。」既至佛所，聽聞妙法，便證初果。得見諦已，歸還天宮。時彼上首弟子是阿羅漢，眾欲食時，於上座處坐。其小弟子為僧伽行水，是時上坐鉢中受水，指頭觸水，

覺水極冷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於此飲斯冷水。鄔波馱耶在地獄之中飲鎔銅汁。」便觀地獄，遍皆不見；復觀人間、傍生、鬼趣，皆悉不見。即觀天上，乃見生在四天王宮，復於佛所而證初果。見已微笑，語言：「是佛、是法、是僧大淨妙事不可思議。此極重業，墮於地獄；有勝功能，得生天上。」彼行水者白尊者曰：「鄔波馱耶死，得為上坐，歡喜笑耶？」告曰：「具壽！汝今所問，非正是時；若僧伽集時，可問斯事，當為汝說。」

後於異時，苾芻僧伽集。其小同學眾中問曰：「大德！前見何事，歡喜為笑耶？為見鄔波馱耶死，得為上座故，歡喜笑耶？」于時眾首對於僧伽廣如上說，時諸弟子皆大歡喜，咸稱：「佛法僧寶是大勝利，我鄔波馱耶造斯罪業而得生天。」殺父准斯犯逆，廣說如前。

爾時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中為王說法，其勝光王證見諦已，于時有八萬天眾俱時同證，并有無量百千梵志婆羅門居士等。爾時勝光大王擊鼓宣令曰：「於我國界住者，不應賊盜。若犯盜者，當科死罪。被盜之人，我自出物以酬其直。」爾時世尊復說《少年經》調伏王已，其王又擊鼓宣令告言：「於我國境不得賊盜。若犯者，當科死罪。被盜物家，我以庫藏物還。」其時摩揭陀國有賊，來向憍薩羅國兩國界中，商人來去皆被劫物。時摩揭陀國商人共往憍薩羅國，各相謂曰：「此兩界中多有劫賊，又多索稅直。」于時商人多並却迴，少分前去，至於中路群賊競出，速疾劫奪。其商人等，或有被殺、或有捨財而走。於商人內，有阿羅漢，見此事已諦思惟頃，不覺被賊斷其命根。商人散走而得免者，以泥塗身號啼叫聲，往勝光王所，合掌白王：「我等於王國界興易，今被賊劫。」時王問曰：「在何方所？」白言：「於某方所。」其王命大將名毘樓盧澤迦樓賴吒，令速往彼捉賊將來。大臣依命，將四種兵往捉。時諸賊等在叢林中，無畏而住不著衣甲，正分所得財物。毘樓盧澤迦樓賴吒令其四兵圍賊，四面一時擊鼓吹螺。其賊驚怕，棄物而走，或有被殺、或有捉獲。時大將軍得所劫之物并獲賊等，同詣王所，白大王曰：「此等是賊并物，今已捉獲。」王告賊曰：「我先擊鼓宣令：『於我國中不得行盜。若有犯者，當害其命。被劫之家，我庫藏中出物酬直。』」賊白王曰：「我亦聞王擊鼓宣令；為貪財物，違命去盜。」王曰：「汝等劫人，何故害命？」白言：「為欲令前人恐怕故。」王告言：「汝等令他恐怕；我今與汝未曾見事，遣汝恐怕。」王勅大臣：「將此賊殺斷。」其臣領賊，於四衢道告眾人曰：「此是劫賊，欲將殺去。」將行之時，一賊逃走得脫，往逝多林，至一苾芻所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欲出家。」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及以近圓。諸餘賊等，並被王殺。後於異時，諸苾芻等往屍林處。賊

出家者亦來林間，見王殺賊，眼中淚出。餘苾芻見，各相謂曰：「此初出家苾芻極有信心，見斯死者眼中流淚。」見苾芻讚，便即放聲號咷大哭。苾芻問曰：「何故高聲大哭？」答曰：「此是我父，此是我兄及以弟等。」又問：「此之賊等曾殺羅漢。汝豈殺耶？」答曰：「曾殺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殺阿羅漢者，是斷福田犯逆，亦壞我法，應須滅擯，驅令歸俗。汝等苾芻！若有人來求出家者，苾芻應問：『汝不殺阿羅漢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具壽鄔波離白佛言：「若復有人，先曾出家，破壞僧伽，於後更來求出家者，應與出家不？」佛言：「不應。」佛告鄔波離：「從今已去，若有人來欲出家者，苾芻應問：『汝曾破僧伽不？』若非，應度。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若復有人，於佛世尊起惡逆心出佛身血。其人志求於佛法僧，心樂出家修持梵行者。有如是者，應與度不？」佛言：「不應。若有人來求出家者，苾芻應問：『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？』若非，應度。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若復有人，先曾出家，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，便即歸俗。復於善法，心樂出家。應度以不？」佛言：「不應。若有人來求出家者，苾芻應問：『汝曾犯四重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佛告諸苾芻：「若有苾芻作不見舉，因即歸俗。還來出家及受近圓，受近圓已還造諸罪，不肯發露、我不見罪。若如是者，僧伽應與滅擯。」佛言：「若近圓已，苾芻不懺、不捨惡見。眾作舉已，便即歸俗。來求出家，不捨本見，當須滅擯。」

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六眾苾芻所度弟子，未知六眾性行，依止而住；知惡性已皆悉捨之，餘處依止，所作事業三時請問。于時六眾苾芻共相謂曰：「此諸黑鉢生，奪我等所度弟子；若更度者，應度如是色類。」後於異時，鄔波難陀乃見一人無手，告曰：「賢首！汝今何故而不出家？」答曰：「誰能度我無手之人？」鄔波難陀言：「世尊教法慈悲寬恕。我當度之。」及受近圓經三五日，所是威儀噉食等事皆悉教訖，即便報曰：「汝可不聞鹿不養鹿。室羅伐城甚大寬廣，汝應往彼乞食自供。」弟子報曰：「我今如是，云何乞食？」鄔波難陀告言：「具壽！我當教汝。」便即為著所有三衣，皆與繩繫，以鉢袋盛繫於左臂，錫杖繫於右臂，即入室羅筏城。時有一女，搥胸唱言：「誰作如是非法毒害，截此苾芻雙手？」苾芻告言：「姊妹！我在俗時被他截手，非出家後。」報言：「誰度？」苾芻報曰：「我鄔波馱耶鄔波難陀。」鄔

波斯迦曰：「除彼六眾惡行無恥，誰能度此如是之人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佛言：「諸苾芻！所有過失，斯由度此不完具者。何等名為不完具者？所謂無手、無指、無足、缺脣、無脣，及以諸根不具，皆悉不應。若度此類，得越法罪。若被杖者，若身形斑白，太老、太少。」佛言：「並不應度，一切穢污僧伽臥具咸不應與。又跛足綠眼，及以無目、曲腰侏儒、項有癭者、痤聾水病，如是等類皆不應度。若度者，得越法罪。又婬欲過度，被女所傷；因重所傷，涉路而損，大小便痢不能禁制，如斯等類亦不應度。若度者，得越法罪。」又白佛言：「有癬疥、瘡癩、瘻瘛、乾癬、濕癬、瘦病、患嗽、上氣、燋渴、瘧病、癲狂、痃癖、痔病等。」佛言：「不應度。若度得，越法罪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第四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